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撰著

大众哲学(修订本)

艾思奇 著



人民出版社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撰著

ISBN 978-7-01-007606-5



9 787010 076065 >

定价：25.00元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撰著

大众哲学(修订本)

艾思奇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众哲学(修订本)/艾思奇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
(人民文库)

ISBN 978-7-01-007606-5

I. 大… II. 艾… III. 辩证唯物主义 IV. B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1248 号

大 众 哲 学

DAZHONG ZHEXUE

(修 订 本)

艾 思 奇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北京第 3 版

200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75

字数:192 千字 印数:22,001-27,000 册

ISBN 978-7-01-007606-5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人民文库》编委会

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连儒	王善迈	止庵	田士章	叶秀山
庄浦明	庄福龄	张立文	张世英	张作耀
张惠卿	张静如	吴道弘	陶文钊	顾锦屏
蔡美彪	薛德震			

主任 黄书元

副主任 陈有和 张小平 任超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国根	李春生	乔还田	刘丽华
张文勇	张振明	张耀铭	陈亚明
陈鹏鸣	郇中建	喻阳	

《人民文库》出版前言

人民出版社是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始创于1921年9月，重建于1950年12月，伴随着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的巨变一路走来，成为新中国出版业的见证和缩影！

“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这十四个大字就赫然写在人民出版社创设通告上，成为办社宗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版宗旨的表述也许有所不同，但宗旨的精髓却始终未变！无论是在传播马列、宣传真理方面，还是在繁荣学术、探索未来方面，人民版图书都秉承这一宗旨。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批为世人所公认的精品力作。有的图书眼光犀利，独具卓识；有的图书取材宏富，考索赅博；有的图书大题小做，简明精悍。它们引领着当时的思想、理论、学术潮流，一版再版，不仅在当时享誉图书界，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影响。

为挖掘人民出版社蕴藏的丰富出版资源，在广泛征求相关专家学者和老一辈出版家意见的基础上，我社决定从历年出版的2万多种作品中（包括我社副牌东方出版社和曾作为我社副牌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精选出一批在当时产生过历史作用，在当下仍具思想性、原创性、学术性以及珍贵史料价值的优秀作品，汇聚成《人民文库》，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需求，积累传承优秀文化。

《人民文库》第一批以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出版的图书为主，

分为以下类别：（1）马克思主义理论，（2）中共党史及党史资料，（3）人文科学（包括撰著、译著），（4）人物，（5）文化。首批出版100余种，准备用两年时间出齐。此后，我们还将根据读者需求，精选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优秀作品陆续出版。

由于文库入选作品出版于不同年代，一方面为满足当代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阅读需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我们将原来的繁体字、竖排本改为简体字、横排本；另一方面，为尽可能保留原书风貌，对于有些入选文库作品的版式、编排，姑仍其旧。这样做，也许有“偷懒”之嫌，但却是我们让读者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体味优秀作品恒久价值的一片用心。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作为公益性出版单位，我们深知人民出版社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为人民多出书、出好书所担当的社会责任。我们将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再创人民出版社的辉煌。

《人民文库》编委会

出版说明

这本书是艾思奇同志在30年代为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写的。原在上海出版的《读书生活》杂志第一、二卷(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连载,题为《哲学讲话》。后出版单行本。从1936年印行第4版起改名为《大众哲学》。1948年12月,共印行了32版。数以万计的读者,由于本书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的道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作者多次进行修订,希望本书能更好地发挥启蒙作用。最后一次修订是在1950年,但未能印行。现在这个版本,就是根据这最后一次的修订稿整理排印的。

1978年10月

编 者 序

DaZhong ZheXue

哲学就在人的生活中,每人都有他自己的哲学,本没有什么神秘的,不过因为多数的哲学家都是用高深的词句来谈哲理,所以使一般人反糊涂起来,以为哲学太艰深难解了,没有方法可以和它接近。这种错误的观念,似不能不说是由过去谈哲学的人所造成的。

通俗化的《哲学讲话》的出版,是《读书生活》最初的收获。

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

大众文学和大众科学的呼声,我们已经听得很久了,这是反映着客观的需要。中国方块文字的困难,以及文化水准的低下,使一般人都切望着通俗著作的出现。然而,要紧的是著作者是否肯努力来做这种工作。作者们做惯了高深的学术论文,临到这时,不免多少有点踌躇。“通俗化是不是可能呢?”大家都在怀疑,有的人甚至于认为通俗化无论如何做不到,要通俗,就会流于庸俗。

《哲学讲话》的作者不顾一切的怀疑,努力写成了这本书。这是初试,当然我们不能说它已经做到了理想的大众读物。但

普通哲学著作的艰深玄妙的色彩,至少已经在这本书里扫除干净了。这里的哲学,已经算是一般人可以懂得的哲学,而不是专门家书斋里的私有物了。

“通俗会流于庸俗”的怀疑,在这里也得到了一个反证。把正确的理论通俗化,只要理论不歪曲、不错误,是决没有庸俗的危险的。“庸俗”两字的意思,本来是指流俗的、浅薄的、错误的见解,并不是说用语浅显,就会庸俗起来。这本书就是明证。它的用语和表现方法,在那喜欢自炫高深的学者们看来,也许真是不屑一顾,但要使大众能够接受,却不能不如此。从前的人也看重“出浅入深”的写法,这本书的写法,还不是“出浅入深”的一种么?不过它的形式更近于大众的日常生活罢了。

尤其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内容,全是站在目前新哲学的观点上写成的。新哲学本来是大众的哲学,然而过去却没有一本专为大众而写的新哲学著作。此书给新哲学做了一个完整的大纲,从世界观、认识论到方法论,都有浅明的解说。自然,因为要节省生活忙的读者的精力时间,篇幅不能过多过长,大部分是正面的叙述,对于新哲学的反对方面的批评,比较少一点,并不是读了这本书,就可以一切都完全了解。但正因为如此,才使这本书成为很好的入门书。读者由这里把握到新哲学正面的全貌,确立起正确的观点,然后才好做更进一步的高深的研究。

作者对于新哲学中的许多问题,有时解释得比一切其他的著作更明确。虽然是通俗化的著作,但也有许多深化的地方。尤其是在认识论方面的解释,如哲学何以有党派性的问题,如“变革的实践”何以能成为真理标准的问题,我们看了高深的著作,有时还觉得不很明了,在这本书里,却很简明、很深刻的解释出来了。

作者对于新哲学的理论系统,也不是完全照抄外国著作的。在许多地方,他显然很用了些心力,使理论的前后有更自然的连贯。例如通常的著作都把目的性和因果性连在一起叙述,本书却使它归入可能性和现实性的一节,作为全书的最后的结束。这一方面因为可能性和现实性是和人类的活动、人类的目的实现有直接关系,这样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把人类的目的活动列在最后一节,可以使全部哲学的理论直接转入“变革世界”的实践问题上去。新哲学的“重要问题就在于改变世界”,所以这里的叙述秩序是最适当的。

因此,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是可以普遍地作我们全国大众读者们的指南针,拿它去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

李公朴

1935. 12

关于《哲学讲话》

(第4版代序)

DaZhong ZheXue

—

《清华周刊》第四十四卷第一期中，有一篇“书报介绍”，批评到我这本书，开头就有这样一段话：

“这本书很流行，不用我再来介绍它内容的大概。流行的主要原因并不如有人所想的一样，在它写得通俗，而是因为它出现在这学生运动的时候。受了友邦的恩赐，学生不能安心埋头开矿。他们在皇宫里的金色梦被打断了，不愿睡下去再做梦，而跑出去冒刀枪、水火和风雪。他们遭受的待遇是‘治安’法，谋害法，绑架法及‘无法’。最初是少数分子感觉到不能再一味忍受友邦恩赐而无一点生人所应有的反应，顷刻间大多数的学生都相当的觉醒了。醒了过来便发觉教科书对于生活上亟待解决的问题毫不中用，他们要求开一开眼光的理论知识。这本书恰好遇着这机会，就大为 student 所欢迎。……现在并不是没有人能写出更好的同类的书，而是没有去努力。……”

虽然全是攻击的意味，然而对于本书所以要写作的目的，却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是的，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自始至终，

就没有想到要它走到大学校的课堂里去。如果学生还能“安心埋头开矿”，“皇宫里的金色梦”没有“被打断了”的时候，如果他们还没有“醒过来”“发觉教科书对于生活上亟待解决的问题毫不中用”的时候，那我只希望这本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失学者们解一解智识的饥荒，却不敢妄想一定要到尊贵的大学生们的手里，因为它不是装潢美丽的西点，只是一块干烧的大饼。这样的大饼，在吃草根树皮的广大中国灾民，虽然已经没有能力享受，但形式粗俗，没有修饰剪裁，更不加香料和蜜糖，“埋头”在学院式的读物里的阔少们，自然是要觉得不够味的。

不幸竟“受了友邦的恩赐”，他们竟“要求开一开眼光的理论知识”，而“这本书恰好遇着这机会，就大为学生所欢迎”了。这不但是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也是使一般卖西点的人很不高兴的事。街头的大饼也竟把他们认为应该埋头在经典里的好学生也夺去了，这还了得么！于是有些学院君子们就起来加以攻击，你说这大饼不卫生，他说这质料太粗劣，不好消化，又一个人大叫着说：“有毒，最好不要吃它！”我的《哲学讲话》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被打得体无完肤，更加上各种环境的不良，甚至于连名字也要改了。

我也承认“现在不是没有人能写出更好的同类的书”，但因为谁也“没有去努力”的缘故，事实上也只好让《哲学讲话》在文化市场上大大地散布它的“毒素”。才不过出世5个月，已经就是四版，倘若真是毒药的话，那现在应该有几万的人被毒死，并且也得要有更多的人发生戒心，不敢尝试了。事实上却好像相反，人们总是爱把这“毒药”当做滋养吸收，而且愈吸愈多。这不但使关心世道人心的学院君子们头痛，就是我自己，也应该透彻地反省一下了。

二

不错,一本被广大的读者所接受的书,如果真的包含毒害的话,应该是作者的很大罪过,读者愈更广大,作者的责任也愈更沉重。《哲学讲话》的出版,在我自己,没有把它当做一件了不得的事,然而现在既有很多的人来读它,就应该把它的内容审慎地检查一番。我承认我的哲学知识不过是比普通的读者多懂得一点,并没有在我身上解决了几千年来的一切哲学问题;错误和缺点,是一定不免的。就像我自己还需要不断的进步一样,对于《哲学讲话》,也得要不断地把它改善才行。我决不能固执我自己的意思,使这本书的缺点没有改善的机会。因此,自出版以来,就注意着各方面的批评。一直到现在,公开的和私人的以至于信件上的批评都接得了不少。有许多是好意的批评,也有许多恶意的攻讦。好意固然值得感激,恶意虽然令人不快,也应该虚心承受。因为《哲学讲话》的写作本来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每一种批评都有促我反省的价值。趁这第4版的机会,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对这本书的内容加以一番检查;同时有许多被人误解的地方,也在这里解释解释,这总不会没有意义吧。

为什么《哲学讲话》的写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种通俗的体裁还没有人尝试过,甚至是没有人屑于这样尝试的。以我自己生活经验的贫乏,文字的拙劣,研究的浅薄,要求把它写得很具体、很现实,自然是要耗费极大的气力,而且不会做得好的。其次还有的是环境的困难,要说的话不能直说,要用的字不能不用别的字代替,要举的例子也只好不举。这使得本书应该更丰富更具体更现实的内容,也不能

不停止在现有的状态之下了。这种情形,是别的人所不了解的,许多好意的误会,也就因此发生。例如,有人疑心我为什么不把例子举得更现实一点,却用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来说明。这种不满,就是由于不了解写作当时的困难,我也不能怪批评者,我只能在这里加以解释而已。

又例如,《哲学讲话》除《绪论》以外,是分做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章,有许多朋友觉得这样分法不对,尤其是第四章方法论,里面所讲的其实是“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唯物辩证法的法则,在新哲学者看来,不但是方法论,同时也是世界观,甚至也是认识论,倩之先生在《读书与出版》里曾这样指出过,我是十分赞同的。其实我的原意也并没有把这分法认为很恰当,所以要这样做,也正是为着出版便利的缘故。同时也因为我在第十三节《天晓得》的末了已经说明“我们的论理学同时又可以算做我们的世界观”。相信这一句话也可以解释得了误会,所以就决定用方法论的章名了。

自然,我也不能否认这是我的疏忽或错误,这样的章名究竟是会引起误会的。现在全书改名《大众哲学》出版;趁此机会,把旧的三个章名取消,放上我原来所要用的名字。对于我的分类方面有所批评的朋友们可以在这里得到答复了。

三

现在得要对于这本书的写法说几句话。批评本书的朋友都说它写得不简洁、重复,没有剪裁和布置。不简洁、重复和不加剪裁,这一点我是承认的,并且甚至在写作的当初故意要这样做。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我顾虑到本书的读者对象,我以为要使更多的水准较低的读者了解,是应该把每一个问题反复申说

才对的；水准较低的读者和修养很高的读者不同，后者认为累赘麻烦的，前者反而觉得是恰到好处。这是很多人都有的经验。因此，我常常把前一节说过的，拿到第二节再略说一下；我常常把同一个例子，反复地用在几个问题里。对于初读者，每一个问题用一个新的例子，实在不如同一个例子用在几个问题里好；这样可以不分散他们的注意，给他们一个连贯的认识。第二个原因，是这书的每一节，在《读书生活》上发表的时候，为要使它自成段落，不必依赖上下节，也可以成为独立的读物，因此不能不把上节说过的，拿到下节来略说一说，使读者不至于摸不着头脑，这也是重复的一个原因。

因此，重复和不加剪裁，也是我顾虑到读者的接受力，而故意这样做的。虽然现在有许多批评者不赞同，然而这批评不是直接来自广大的读者，我还不相信这种写法一定就是失败。因为据我们几个努力做通俗化的朋友的经验，都认为普通读者的胃口，和那修养很高的批评者的胃口不一定相同。不知许多批评的朋友以为如何？

至于说到没有布置，这批评我却不很赞同。实际上我自己在未写之先，已经就把书的内容计划过、布置过，并且是尽可能地依着新哲学的最近成果来布置的。对于这布置问题的一部分批评者，与其说他们是为了本书没有布置而批评，不如说是由于他不赞同这样的布置。譬如叶青，他虽然标榜“物质论”，却对新哲学的最近最具体的成果怀着敌意，自然也就同时敌视着我这一种布置。他的门徒王一知对我的“没有布置”所加的攻击，正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的。“本质和现象”、“形式和内容”的问题，本来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的具体化，也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法则之一，这是新哲学的新成果上所公认的，而王一知偏要认

为这是属于“本体论”的范围。“法则和因果”、“必然性和偶然性”、“目的性、可能性和现实性”也是法则之一，而王一知又要说这是“宇宙论”中的问题。这样的反对论，并不是由于布置的有无，而是由于王一知心目中的布置和我的布置不同，也就是由于叶青心目中的布置和新哲学的最高成果有所不同。这是用不着多说的，不过他已公开的这样来攻击，我就不能不辩解一下，免得有一部分读者会被蒙蔽了真相。

四

现在要说到本书的理论内容了。

在理论上我也承认我的书有些缺点。就整个来说，因为书的分量很少，小品式的文章又无法写得经济，所以，第一就如倩之先生所说的一样，对于问题不能够透彻发挥。其次，因为本书是在《读书生活》上按期登载一节，二十四节是经过了一年的长期间才写成。在这一年中，我自己的知识也加多了一些，因此，比较后写的后半部的十几节都写得比较充分，而前半部的十几节却不免差一点。

譬如在认识论的那一章里，我就没有充分说明人类认识的运动。人类认识的运动，是从感性的认识前进到理性的认识，又由理性的认识升扬到更高的感性认识；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从活生生的感觉，前进到抽象的概念，又由抽象概念，回复到实践（新的感觉）。这一点，在书里虽然概略地说明过，然而说得很不充分，并且很容易引起误会。我把从感性到理性又由理性到实践的过程，当做一个“抬杠”的过程，这虽然已经指出了它们中间的互相推移和转化，然而太强调了“抬杠”的方面，很容易使人误会，以为理性和感性

是全然不相关联的、只会抬杠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疏忽。理性认识虽然和感性认识不同，虽然会和感性的认识抬杠，但它的本身，仍是由感性认识发展而成的，没有感性认识做基础，也没有理性认识。举例来说，从来没有看过卓别麟、罗克以及其他滑稽角色的影片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构成一个“滑稽大王”的概念，滑稽大王的概念决不是凭空而来的。从理性认识到实践（更高的感性认识）也是一样，没有理性认识做基础，感性认识也不会走到更高的阶段。关于这一点，读者如果要知道详细，请参看一下《读书生活》四卷二期的读书问答《认识论问题》，再读一读米定等主撰的《新哲学大纲》里《认识的过程》一章，就可以明白得更详细些，这里没有篇幅多说了。

其次，关于本书第十三节《天晓得》里我给论理学（指辩证法，不是形式论理学）下的定义也得要改正一下。我下的定义是：“研究认识运动法则的学问，就叫做论理学。”有一位朋友就写了一篇文章，这样指正说：

“这个定义，是不确切的。一般说来，论理学是研究自然、社会和思想（认识）的运动法则的学问。研究认识的运动法则，不能概括论理学的全部。而且，认识的运动法则，乃是根据于自然和社会的运动法则。艾君曾说得很对：‘思想的运动也就是外界事物运动的反映。……思想的运动法则，同时就是反映着外界事物的运动法则。’惟其是如此，所以，论理学如果只成为‘研究认识的运动法则’，那么，论理学（辩证法）就成为架空的学问，把足和脑袋倒置了。诚然，艾君是不会有这样的见解的，然而艾君有些部分说明的不清楚

地方,有时就不免不自觉地陷入于这样的模糊。比如,在另一个地方,艾君又这样写道:‘……动的逻辑本来是研究思想的变化和发展的法则的。不过思想的变化发展,也是反映着世界的变化发展,所以动的逻辑里所研究的法则,也不仅仅能应用在思想上,它同时也是世界变化发展的法则。’前一句话显然是偏颇的说法,后面的补充虽则是重要的,但对于辩证法研究的根本对象,还不是清楚的说明。”

“辩证法之所以被看成认识论,不但因为它是研究认识法则的学问,而且也正因为它是研究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法则的学问。特别是关于后者,我们有强调的必要,因为后者乃是辩证法(认识论)的基础。”

这一个批评,我是应该接受的。还有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问题,这位朋友也有说到一点,我也认为很对,特再转录如下,以供读者诸君参考:

“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问题,艾君写道:‘……在内容上说来,我们的真理始终是绝对的;凡真理,都有绝对的内容,相对的形式。’把‘绝对的内容,相对的形式’来了解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我也认为是不确切的。我们接近真理,但我们并不能一下子认识了真理的尽头,而且真理的发展,也不能有一个绝对的尽头,所以,我们接近的真理,只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另一方面,我们之所以接近的真理,是反映着那在发展中的现实,而且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是认为绝对真理的更进一步,这又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人们认识的发展,依赖于人们实践的发展,也依赖于客观事物的发展。世界并没有永远固定的事物。相对真理的存

在,不但是由于人们认识的程度,而且也是由于被认识的事物之自身,因为事物是在不断地发展。这样,事情是很明白的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之差别,并不是真理的内容和形式之差别,而是表现着人们认识真理之矛盾的发展,同时又是表现着客观真理之矛盾的发展;所以,凡真理,在其内容和形式上,就一方面来说,都是相对的,就另一方面来说,又都是绝对的。”

此外还有王一知的许多批评,本想在这里讨论一下的,后来又觉得:他的批评并不是站在同一理论原则上的批评,而是从另外的理论立场上来对我攻击,所以应该另外用专文给他一个反批判,在这里来答辨,是不适当,而且也不需要的。

因为有以上的几个缺点,我本来想把原书透彻地修改一番,但为了小品文形式的限制,不能在短时间内做到,而重版的时间又非常迫切,所以只能写这样一篇序,作为一个补正。同时,我还要说:我这本书只是入门书,分量又很小,读者读过了以后,只能得到初步的知识,不要以为这就满足了。若要更进一步地研究,应该再读几本别的书,甚至于还要读一些社会科学的其他方面(如经济学)的书,这样对于各种问题才有更具体更深刻的了解。然而,要读什么书才好呢?有许多读者曾这样问过,并且要求开一个书目,我在这里不能详细答复,但我可以推荐《读书生活》二卷全卷里连载着的《如何研究哲学》(李崇基先生作,实价一角五分),里面对于书目有系统的介绍。

艾思奇

1936年6月30日于上海

著者第 10 版序

DaZhong ZheXue

《大众哲学》出版到现在，差不多到了两年的时间。从印行的数目来计算，它已经有了两万以上的读者。两年来的世事的变迁，以及作者个人认识的增进，使自己早就感觉到这本幼稚的读物有修改的必要。但因为各种事务的牵制，总不能如愿实行；在作者的心里，长久地成为一个重担。

现在算是有了一个机会来把它重看一遍，并且大致修改了一下了。这修改的工作，在开始的时候，简直觉得无从着手！我感觉到我的书好像和自己离得很远。才不过两年，从平常的时间上来计算，不能说是了不得的长远的吧？然而从它的内容来说，我们的国家、社会，以及个人的生活中间，是起了多么大的变化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变化得多么激烈！我可以想象到我们的许多读者，在本书初版的时候，还能够在相当稳定的环境里来苦斗着、学习着，虽然已经是生活难了，然而总还不会像现在这样，在敌人的炮火下，弄得颠沛流离，弄得无家可归。良善的青年同胞们的苦痛，现在不知要增加到若干倍了；然而也正因为这样，他们不能再苦闷了，他们要在民族和个人的生死关头做最坚决的挣扎和抗战了。

倘若这本书之所以能够获得广大的读者，是因为“受了友邦的恩赐”，是因为青年同胞们想在这里找到一些“开一开眼光

的知识”，倘若这本不成样子的小书也竟负着这样大的任务的话，那么，在目前，在“友邦的恩赐”更千百倍于两年前的情况之下，它如果不更具备着千百倍丰富的内容，怎能对得起成万的青年读者们的厚望啊。然而我在开始写它之前，却没有也不可能顾及得到这样激烈的世变，没有顾及得到两年后的今日的需要。当时我所写的这本《大众哲学》和现在我所理想的《大众哲学》，已经远离了不知多少里程了；要想将这样一本东西，彻底改变成我理想中的读物，是不可能了。

我自己现在也是处在新的环境里。打算根据许多新的经验，写成一本更丰富、更生动、更有实践意义的哲学读物。倘若这一件工作能够完成，就可以真正解除几分自己心中沉重的责任的担子。但这一件工作，不是一下子可以成就的，我还需要相当时间的学习。而现在《大众哲学》又亟待重版，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再照着原样送在读者的手里了；我只能尽力把它修改一下，改正了几处已发见的错误的地方，第4版序里所指出的几处错误，也加以改正。这算是在目前可能的情形之下尽了我的一点责任。

这一本书始终是简陋的入门的读物。在实践中，特别是今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在更深刻的理论的钻研里，读者还有更进一步地深造的机会。——要抱着这样的态度来读这本书，而不要抱着夸大了的奢望，那么，它对于读者也才会有它适当的用处。

作 者

1938年2月

关于新订重改本

DaZhong ZheXue

重改本出版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现在看来,其中有许多论点是讲得不够妥当的。由于这本书在今后一定时期内还会有相当多的读者,而作者又不能很快地另外写一本全新的书来代替它,所以只能就重改本重新修改一遍。这样修改,自然在理论内容的发挥上还受着许多旧形式的限制。希望读者了解这只是在目前条件下作者所可能尽到的一点努力。如发现有缺点,还望给予指正!

作 者

1949年8月1日

修订再版说明

DaZhong ZheXue

《大众哲学》产生在抗日烽火燃烧的年代，它应运而生，脍炙人口，风靡全国。

《大众哲学》像革命的火炬，在黑暗中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启蒙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奔向革命道路。在国内战争时期，蒋介石无可奈何地哀叹：“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承认其失败，是人心丧失，“乃败于艾思奇先生之《大众哲学》”！

《大众哲学》是通俗化的成功杰作。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密切联系中国的生活实际，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以生动活泼的形式，深入浅出的笔法，贴近大众的语言，通俗而深刻地阐明了深奥的哲理，赢得了人民大众的喜爱。《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破天荒的创举，而艾思奇是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被人们誉为“大众哲人”。

历史证明，《大众哲学》不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毛泽东在延安时十分喜爱《大众哲学》，称赞它是一本“通俗而又有价值”的著作，并将《大众哲学》的优秀成果，融进了他的伟大哲学专著——《实践论》和《矛盾论》。

《大众哲学》原名《哲学讲话》，从1934年11月起，在上海

《读书生活》半月刊上连载 24 期,1935 年结集出版。《哲学讲话》出至第 3 版,遭国民党书报审查机关查禁。1936 年出第 4 版时,易名《大众哲学》,继续出版,成为畅销书。至 1949 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共出了 32 版,加上各地出版社出版的共有五十多版。1938 年出第 10 版时,作者曾作了部分修改,而仍以第 4 版为基本定型版,读者最多,影响最大,反响最强烈。

全国解放后,艾思奇应中国青年出版社要求,从 1950 年起着手修改,因忙于其他工作,断断续续,到 1953 年才改毕,并排出了清样。意想不到的,竟遭到窃据大权的陈伯达蓄意阻挠和批判,将《大众哲学》诬为“错误百出”,扣上“机械唯物论”等莫须有罪名,艾思奇受到以组织名义的严厉批评,新改本被迫停止出版。直至 15 年后的 1979 年 3 月,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正式出版发行。

《大众哲学》新改本,经过作者精心的重大修改,它仍然沿用原来通俗化特色的写法,保存了第 4 版及第 10 版的优点,改正了第 4 版及其他各版中的一些缺陷和疏漏,在体系和结构上更加系统、完整,在理论观点上更为全面、准确,在应用上得到了很大加强,革命的政治色彩更为浓郁,在文字上也更为明白易晓,因此,这是一本更完善的更好的《大众哲学》。我们这次出版就采用艾思奇最后改定的这个版本。

《大众哲学》在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现实化、通俗化上所起的开拓性意义,是绝大多数人所公认的。著名学者、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胡愈之说:“这本书,是青年们认识世界的一盏明灯!”革命前辈邹韬奋说:“《大众哲学》哺育了大众!”人们至今深深怀念《大众哲学》和作者艾思奇。在《大众哲学》出版 66 周年之际,北京、上海、河北、云南等许多地方,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今年是《大众哲学》出版 70 周年,云南省的宣传、教育、党校和社科系统,又将举行研讨、纪念活动。我们重新出版《大众哲学》,也表示深切纪念的情意。这充分表明《大众哲学》具有深远的意义。正像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黄楠森所说:《大众哲学》的“内容和形式都具有永恒的价值,正如历史上的经典著作具有永恒的价值一样”。中共云南省委原副书记、《求是》杂志社原总编王天玺说:《大众哲学》具有常青的意义。

《大众哲学》的“永恒价值”和“常青意义”,就在于它不仅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而且它在当今时代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尽管其中所举的某些事例已成历史,但它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它所论述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学习《大众哲学》,对于我们加深理解党中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深理解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要理论,仍然会有帮助和启迪的积极作用。

《大众哲学》的再版,可以让我们的广大读者一睹其风貌,像当年众多的革命者那样,从中得到启蒙和滋养,进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持和发展,更好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服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6 年 6 月 1 日

目 录

DaZhong ZheXue

编者序(李公朴)	1
关于《哲学讲话》	4
著者第 10 版序	13
关于新订重改本	15
修订再版说明	16
第一章 绪 论	1
一 哲学并不神秘	1
——哲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二 果树林里找桃树	10
——哲学是什么	
第二章 唯心论、二元论和唯物论	20
三 两军对战	20
——哲学的两大类别	
四 一块招牌上的种种花样	33
——主观唯心论和客观唯心论	
五 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42
——二元论、机械唯物论	

六 为什么会有不如意的事	52
——辩证唯物论	
 第三章 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	67
七 用照相做比喻	67
——反映论	
八 卓别麟和希特勒的分别	77
——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矛盾	
九 原来是一家人	88
——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	
一〇 由胡桃说起	99
——认识和实践	
一一 是朋友还是豺狼	112
——真理论	
 第四章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123
一二 天晓得	123
——立场、观点和方法	
一三 无风不起浪	133
——事物的普遍的有机联系的规律	
一四 不是变戏法	143
——事物自己运动发展的规律	
一五 追论雷锋塔的倒塌	152
——质和量互相转变的规律	
一六 岳飞是怎样死的	163
——对立统一的规律	

一七 没有了	176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第五章 唯物辩证法的几个范畴	188
一八 七十二变	188
——现象和本质	
一九 “谈虎色变”	201
——形式和内容	
二〇 规规矩矩	213
——规律与因果	
二一 “在劫者难逃”	223
——偶然、必然与自由	
二二 “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	235
——目的性、可能性与现实性	
我怎样写成《大众哲学》的	249

第一章

绪 论

DaZhong ZheXue

一 哲学并不神秘

——哲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提起哲学,有的人会想
哲学的踪迹可以
在日常生活里找
到。
到旧社会大学校教室里的
一种难懂的课程,也有的人
会想到那些算命先生。许

多人总以为哲学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学问,或者是一种谈命运说鬼神的神秘思想,以为哲学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隔得天地一般的远,普通人决难过问。其实,哲学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哲学的踪迹。只因为是日常生活,我们太习惯了,大觉得平淡了,因此即使有

了哲学,如果不仔细反省和体会一下,也就不觉得它是哲学。例如你有一个朋友,抗日战争以后和你离别七八年,现在又相见了。这时你作何感想?你首先就会觉得他和以前有种种不同,你觉得他的面容多少有些苍老了,但是,经过八年抗战的锻炼磨练,你会看出他的思想知识更进步,经验更丰富更成熟了。你们再攀谈攀谈,把七八年来各人的经历再叙述一番,就会使你有更多的感触。你会觉得一切都不同了。世界变了样,中国变了样。希特勒没有了,墨索里尼没有了,在中国的领土上也没有日本军阀横行霸道了。中国有很大的地方成了解放区,广大的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翻了身,另外的地方却仍在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独裁统治之下,在那里,美帝国主义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地位,蒋介石的国民党代替了汪精卫的国民党的地位,广大人民遭受着比以前更利害的压迫和痛苦,也更加积极更加团结地要起来反对这种压迫。就你们以前的朋友亲戚的情形来说,变化一定也很多。有的由小孩变成青年,有的由衰老而死亡了。有的人参加过抗战成了英雄,有的成了牺牲者,有的发了国难财或者胜利财,有的穷困失业。总之,你们会感到一切和以前都有不同,你们会觉得在七八年的时间过程中,有的事物新生出来,有的事物毁灭了,有的事物正欣欣向荣,成为新世界的主人,有的事物衰老没落,或者奄奄一息地进了坟墓,或者正在做疯狂的临死挣扎。这一切现象会使你们感动、叹息、兴奋,并且在你的头脑里,深深的印上一个“一切都变了”的观念。这时,即使你是对哲学毫无研究的人,你在无意中已经有了一个真真实实的哲学思想了。你能觉察到这就是一种哲学思想吗?你只以为朋友的久别重逢是人们生活里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在这件事情当中你的一切感想也只是日常生活里很平常的感想。你以为这种感

想和你平常想象中的那种高深玄妙的哲学是毫不相干。你不但
不了解这里面就有哲学,而且如果听见有人说这就是一种哲学
思想,说不定你会大吃一惊,说:为什么这样普通的一件事和这
样普通的感想中也有哲学呢?其实,你本来一点也用不着吃惊,
你所以吃惊,只因为你向来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只有那种哲
学专家们所写的书本里才有哲学,而忘记了千万人在生活中和
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思想里面,到处包含着哲学思想的根苗。

请你注意,我们说在日常生活里,随时
千万人的生活里,斗争中所发生的思想里包含着哲学思想的根苗。这些话,有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说,哲学这
东西并没有什么神秘玄妙,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得很密
切,书本上似乎很高深的哲学,和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某些很平
常的思想中间,并没有隔着铜墙铁壁。另一方面是说,日常生
活的普通思想中,还不一定就有系统完整的哲学思想,它包含
着哲学思想的一些根苗,没有它,就不能生长起哲学思想,就好
像没有根苗就不可能生长起树木来一样。但是,完整的哲学思
想必须是相当有系统的、明确的思想;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却常
常不是这样,它常常是片断的、含糊的、零零碎碎而前后不一贯
的感想,因此它和完整的哲学还是多少有些差别。

如像前面所说的,你和朋友久别重逢,
日常生活中的感想常是没有系统和不明晰的,它还不能算完整的哲学思想。难作肯定的答复。你一定会觉得,有的时

候,对于某些事物,你往往又会发生固定不变的感觉。例如,你往往会以为石头是没有变化的东西,你在反动环境里生活和工作,碰到许多困难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你往往会发生一种绝望的想法,以为黑暗环境无法改变。你有朋友不进步,不学好,你劝他许多次还没有效果的时候,你往往会想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成语。你还可以从你自己和别的朋友的日常思想中,举出其他许多例子,来证明这许多的感觉,和你与朋友久别重逢时所想的并不一样,或者甚至于完全相反。这就是说,日常生活中的感觉,常常是动摇不定的,常常被暂时的事物现象所影响,不能前后一贯。究竟是“一切皆变”呢?还是许多事物都不会变化呢?两种互相矛盾的思想,往往在你一个人的头脑里混杂在一起,你往往觉得两种思想都好像有道理,没有方法辨别哪一种对和哪一种不对。这就表明日常的感觉常常是没有系统的、不明确的,这里虽然有“一切皆变”的正确的哲学思想的萌芽,但还不能集中起来,成为前后一贯的完整的哲学思想。

因此,如果把哲学看成非常神秘玄妙的东西,以为它和人类日常生活隔着十万八千里,这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明白肯定地说,哲学就在千万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里。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以为日常生活中的感觉里就有完整的哲学思想,那也同样是犯了错误。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说,任何人都用不着研究哲学了,即使不研究,也可能有自己的明确而有系统的、甚至于很正确的哲学思想了。

为什么日常生活中的哲学思想不是完整的哲学思想?为什么它常常是片断的、零零碎碎的、含糊不明的呢?为什么必须要经过一番研究,我们才可能掌握一种有系统的、明确的、前后一

贯的完整哲学思想呢？

要答复这些问题，必须先了解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和思想。首先应该指出，我们的生活，不是平静无事的。它是阶级斗争的生活，是以工农为主的广大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斗争的生活。在我们中国，广大的人民的生活历来都是非常艰难困苦。一两千年来，人民受着封建统治阶级——皇帝、官僚、土豪劣绅、地主、恶霸以及国民党以来的新旧军阀——的压迫剥削，一百多年来，又加上了一个帝国主义的外来侵略，以及和帝国主义密切结合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经常勾结在一起，就像两座很大的山，压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其恶果首先是中国广大的农民没有地种，或种了地自己也吃不饱，工人失业，或有业也难养活家庭，学生不能安心读书，工商业不能发展。中国人民要向前发展，就必须推翻这两座大山。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为了推翻这两座大山，进行了艰苦、英勇的伟大斗争。这些斗争发展成几次的革命高潮，最主要的是：清朝时候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辛亥革命运动，以上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是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四运动以后，又有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其中包括 1924 年到 1927 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 年到 1937 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十年国内革命战争）、1937 年到 1945 年的抗日战争，以及 1945 年以后反对美蒋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经过了这样长期的英勇斗争，到现在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在中国已经接近了全国的解放，在解放了的地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的压迫都被推翻了，农民得到了田地，工人生活得到了改善，工商业界得

到发展的条件。但是，我们的斗争还是没有完结。因为，一方面，解放区以外的人民，现在还是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之下受压迫。在解放区，虽然这些反动势力都被推翻了，而它们的残遗势力并未完全消灭。因此全国人民，不论是解放区的或非解放区的，在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为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并在将来为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

「『我们的生活，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斗争。』」 这一个斗争，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都直接或间接和这斗争发生关系，决不能逃避它的影响。所以，如果有人要问什么是我们当前的

生活时，就应该答复说：我们的生活，就是广大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的生活，是在今天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以便将来更进一步争取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我们也许不觉得自己是在这样的斗争当中，但实际的情形却是如此。

「『复杂的各种各样的斗争。』」 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剥削人民的方法是非常复杂的。因此，我们的斗争内容，也是非常复杂的。比如，有

军事的斗争，有政治的斗争，此外还有经济的和文化、思想的斗争。我们现在只讲一下文化、思想的斗争。这种斗争表现在报纸、杂志、书籍、电影、广播、戏剧、小说、诗歌、理论、科学、哲学、法律、道德等许多方面。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通过他们的文化工具，散布他们的一套反动的、专制独裁的、殖民地奴化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的内容主要的是要麻醉广大

人民使之忘却自己是中国真正的主人，盲目文化、思想的斗争是要反对思想上的麻醉，使广大人民觉醒起来。人民使之忘却自己是专制独裁的“领袖”，向帝国主义者屈服，向封建势力和投机垄断的大官僚资本家屈服。因此，人民必须和这种思想作斗争。今天人民在革命的军事、政治、经济斗争中已锻炼出一套新的革命思想，这种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大地主、大官僚资本家的专制独裁统治，要求广大人民在政治上成为国家的主人翁，在经济上得到解放，并且解放后向前发展，使我们国家走向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反对向帝国主义者献媚讨好，要求中国人民的独立、自由并与世界各国人民建立平等的友好关系。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同时进行思想斗争，使自己的新的革命的思想明确地建立起来，使自己不受反动派思想的麻醉，不受某些落后思想的障碍，使自己的觉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导下日益提高，才能充分发挥革命斗争的力量。

现在要回到我们原来的本題上说话了。我们的日常思想，经常受到全国文化、思想斗争的影响。已经讲过，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和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斗争是分不开的，是时时刻刻受着这斗争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我们的日常思想，自然不断地受着这个伟大斗争的影响，首先是受着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影响，同时也受着文化、思想斗争的影响。这些斗争是非常复杂、非常曲折的，而我们各个人的阶级出身和阶级地位也是极不一致的，因此在斗争中所形成的各个人的思想，也是各式

各样、非常复杂的。特别是不在革命队伍当中，没有经过政治斗争锻炼和政治教育的普通人民的日常思想，常常是混乱的，它一方面可能受到进步的革命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掺杂许多反动派的思想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或小资产阶级落后思想的成分。举最普通的例子来说，有一种人一方面也同情革命势力，另一方面又羡慕官僚军阀的阔绰生活（实际上是腐朽堕落的生活）。这种思想上的混杂和自相矛盾，就是同时受了互相斗争的两种势力的思想影响的结果。这种情形，不仅仅在普通的人们中间，就是在参加革命队伍的人们中间，也往往可以碰到的。革命队伍里经过政治锻炼和教育的人，一般都是有着明确的革命思想的，但也有个别的人，由于品质恶劣、锻炼不够和受了反动派以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等等原因，而追求个人享受，不顾革命利益，甚至于腐化堕落的。这种情形告诉我们，文化、思想的斗争是非常深刻普遍的，它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细微的地方，我们如果不随时随地加意防范，经常学习研究，经常检查反省，那就往往会不知不觉中受到封建思想或殖民地奴化思想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毒害，我们的觉悟就不能提高，就会麻痹大意，就不能发挥最大力量来向反动派斗争。

哲学思想，也是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部门，也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但常常受进步的、正确的、合乎真理的哲学思想的影响，而且也常常受反动的、错误的、蒙蔽真理麻醉人民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当我们想到“一切皆变”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前一种哲学思想的萌芽。如果把这种思想明确而有系统的掌握住了，我们就会相信：中国的现状也要变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是可以彻底消灭、推翻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工农人民是要完全翻身的，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定要变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愈更深刻地坚决地掌握了这种思想,对于周围事变就愈更能够获得正确的认识,就愈更有革命斗争的勇气和信心。这种哲学思想就是符合于广大人民的利益的、进步的、正确的、合乎真理的哲学思想,唯物辩证法哲学就包括着这种思想。当我们从相反的方面来想,觉得黑暗的环境无法改变,或者如许多落后的人一样,以为一切都决定于鬼神命运,自己只能听天由命,这时我们就受到了反动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我们就会失去向反动势力斗争的勇气和信心。这种思想是错误的、违背真理的,它对于广大人民的斗争非常有害,而对于反动势力的统治却非常有利。两种相

反和敌对的哲学思想在中国人民中间进行斗争,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不研究,不辨别,听任反动的、错误的思想影响我们,这就会使得我们的思想没有系统、混乱、零碎、不明确、不一贯,就难于掌握完整的、

正确的哲学思想。如果我们满足于日常的哲学思想,而不加一番学习研究的工夫,对自己的思想不认真地检讨分析,不批判错误的有害的思想,我们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哲学知识,就不可能对周围事变获得正确的认识,不可能有充分的信心和勇气,和全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来进行革命的斗争。

写作这本《大众哲学》,就是想在中国人民的文化、思想斗争方面尽一点小小的力量。其目的,就是想帮助读者研究一下:什么哲学思想是进步的、正确的、合乎真理的、合乎广大人民斗争利益的,什么是反动的、带欺骗麻醉性的、只能帮助帝国主义、封建

势力与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这里不妨先指出来,最进步的、正确的、合乎真理的哲学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哲学思想,以后逐步讲清其中的道理。我尽可能用大家日常都知道的事例来说明这些问题,以便大家能够把日常思想中正确有益的思想抓紧,而把错误有毒的思想清除,以便较系统、明确地掌握符合人民大众利益的哲学思想,使我们有可能较正确地认识周围事变的发展情况,更有勇气和信心为中国人民的斗争贡献自己的力量。要靠这一本粗浅的小册子完全达到这个目的,是不可能的。这本书只能做一些初步的启发工作,引导大家进一步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哲学,并在实践中应用。这是我的希望,不知是否做得到。如有不对的地方,很希望大家提出批评,以便改正。

二 果树林里找桃树

——哲学是什么

我们已经了解哲学并不神秘,已经知道哲学的踪迹在日常的思想里到处都可以找到了。但是,究竟什么是哲学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各种各样的思想,哪些思想是属于哲学一类的,哪些不能算是哲学思想呢?假使有一个人走在各种各样的果树林中,想要找寻桃树,如果我们仅仅向他说,你到处都可以找到桃树,那他是不能满足的。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什么样的树是桃树,什么样的树不是桃树,这样他才能够容易找到桃树。

我们还是从生活的问题讲起吧。试就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来说,那时人民的生活困难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处在生活困难的情形之下的人,会发生一些什么思想呢?首先他们自然

「————」要对于自己的目前境遇表示不满,对于社会
「在同样的环境之」现状表示不满,这是一切生活困难的人大致
「下,不同阶级的」共同的思想。但是事情是不是就这样简单
「人会发生不同的」呢?当然不是。事实上对于现状的不满是
「感想。」」

「————」各种人有各种不同的想法的;而这些不同的
想法是由于各种人的不同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有的人会由不
满而变为绝望,会感到人生没有意味,会以为世界无可留恋,个
别的人甚至于会进行自杀。有的人相信命运的观念,遇到困难
的时候,只埋怨自己的命苦,认为现状无法改变,即使是牛马的
生活,也只能默默的忍受,而不敢希望翻身抬头。又有的人却相
反地认为生活困难不是生前命中注定,而是由社会上的许多事
实原因所造成。由此相信这令我们不满的社会生活现状一定有
方法可以改变,只要能看清楚这些原因,并且努力从事实上打破
这些原因。例如说看清楚了旧中国人民生活普遍困难的最主要
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
的专制腐败统治,另一方面是由于人民不够团结不够觉悟,没有
动员起足够的力量来彻底打退侵略和推翻这种统治。因此,我
们努力的方向就是放手发动广大群众,团结以工农为主的全国
人民,把他们的觉悟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向帝国主义和封建
势力进行坚决斗争,而这样的努力也就成为我们解决中国问题
的最主要的方法。好了,我们看,同是处在生活困难境遇中,而
各种人的想法是那么不同!我们再看,在遭受封建主义、官僚资
本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社会,除了生活困难的广大人民以
外,还有少数生活优越的人,他们是军阀、官僚、地主、买办、大资
本家,他们专门依靠剥削广大人民,过奢侈腐化的生活。对于
他们,生活困难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他们除了剥削和压迫人

民之外,说不上什么职业。他们以为自己生来就是社会上的统治者,广大人民应该受他们的压迫剥削,他们命定的应该征服别人,而别人也命定的应该被他们征服。他们认为中国只是属于他们少数人的,而不是属于广大人民的。例如日本投降之后,他们宣传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去“接收主权”,而不准广大人民接收,广大人民要去接收,要在抗日胜利之后起来做主人,他们就不答应,就要用武力、用内战来禁止这种接收。这是他们中间的主要思想。他们中间也有一部分人,完全坐食游荡、无所事事,每天所追逐的只是消遣作乐,这些人的思想又稍不同,他们用游戏作乐的眼光来看一切,说:“人生不过是寻乐而已,不过是美梦而已!”

我们举了以上各种人的各种思想,这些各种感想中就包含着各种哲学思想。思想正是旧社会中人们日常生活里很容易可以碰到的,而同时也是包含着各种哲学的萌芽的。这是些什么哲学的萌芽呢?让我们加以说明吧:第一种人感到人生无聊,世界值得留恋,这里面就有“悲观主义”的哲学思想。第二种人以为生活困难是命中注定,无法改变,主张消极忍受,这里就有“宿命论”的哲学思想。第三种人认为我们只要能够把生活困难的现实原因研究清楚,就可以找出克服困难的方法,这里面就有着一一种“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第四种人坚持认为少数人是天生的优越人物,反对广大的人民有自由生存权利,这就包含着专制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所宣传的一种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也是带宿命论的性质,它把少数人看做是天生的或命定的应该来压迫和统治大多数人的。最后一种人把人生看做游戏,以追逐乐趣为能事,这是一种“享乐主义”的哲学思想。

这种思想，我们都加上了什么什么主义之类的名字，是不是有人要说太大胆了呢？那些惯于在书斋里和大学教室里推敲词句的教授学者们，是不是会笑我们浅薄呢？也许会如此！但是，让他们去说笑吧！我们不需要在他们的书本里找是非的标准，而主要应该在人类生活事实中去找真理。我们做的并没有错，而且完全正确。因为我们所举出来的这些思想，的确可以叫做哲学思想，这些“主义”，和那些砖一样厚的专门哲学书里所谈的“主义”并没有根本的分别。

为什么说这些就是哲学思想呢？它们哲学思想就是人共同的的特点是什么？这些思想，和那些专家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认识或根本看法，也就是点，就是他们代表着不同的人们对于世界、对于人类社会的各种根本的认识或根本的看法。悲观主义的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根本都是没有希望的，宿命主义者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根本决定于鬼神上帝，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变化都有它现实的原因和规律，专制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认为全社会的广大人民需要向少数统治者或独裁领袖屈服，享乐主义者认为世界是游戏场，人生在世界上就是要来享乐的，值不得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看待。这些不同的思想，都是不同人们对于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不同的根本认识或根本看法。用哲学上的专门名词来说，就是各种不同的“世界观”。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思想，但很多都不是对于整个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根本认识或根本看法，而只是对于世界一部分事物的部分认识。例如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对于怎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问题，曾有各种不同的思想，有国民党

的一些军事将领们以阵地战为主的思想,有另外一些人以运动战为主的思想,还有中国共产党以发动广泛的游击战,辅之以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思想;关于抗战的前途,有国民党中一部分人的“速胜论”思想,也有国民党中另外一些悲观失望的人们的“亡国论”的思想,也有中国共产党所提出而为全国人民及进步人士所接受的“持久战”的思想。这些不同的思想,都是对于抵抗日本这一个具体事件的认识或看法,而不是对于全世界一切事物的总的认识或根本看法,所以都不能叫做“世界观”,而只能叫做“抗战观”,都不是属于哲学思想的范围,而是属于军事政治思想的范围。

「哲学思想主要解答整个世界的问
题,其他思想主要解答某一事物
的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完全弄清楚了,不论在我们的日常思想中,或是专门书本所研究的问题中,都可以同样找到哲学思想。只要这种思想所涉及到的,主要是关于我们对整个世界如何看法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种思想包括到哲学的范围内;如果这些思想所涉及到的,主要是关于我们对某一件事或某一类物如何看法的问题,我们就可以说它不是属于哲学的范围。这是哲学思想和一切其他思想的分别。

但是,在我们认识清楚了哲学思想和其他思想的区别以后,我们还不要忽视它们中间的关系。哲学既然是我们对于整个世界的一切事物的根本认识或根本看法,因此它也就必然要涉及到我们对于世界的一部分事物的认识和看法,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世界的任何一部分事物的看法中,同时必然包含着某一种哲学思想。以前我们说一切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思想里都可以找到哲学的踪迹,其原因就在此。就把刚才抗战问题的例子拿来说

吧：例如“亡国论”思想，一方面它是某一些人对于抗日战争这一件事的不正确的认识或看法，在这种认识和看法中，虽没有直接提到整个世界是如何如何的问题，但它仍然和某一种世界观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是对于事情悲观失望，认为世界上事情的困难是无法改变的。这在根底里有一种悲观主义的思想。又例如那持久战的思想，这种思想已经在中国抗战的实际历史事实中证明的确是真理。这种思想一方面固然是关于中国抗战的科学思想，另一方面，这种思想是按照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和各种主要的事实条件，加以深刻研究而得到的结果，因此，这种科学思

「———」	想的根底里，就包括着唯物论的哲学思想。
「哲学思想是其他」	这两个例子，已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我们
「各种思想的世界」	的一切思想，我们对于每一件事或每一类物
「观基础。」	的认识和看法，都在根底里包括着一种哲学
「—————」	思想，或者照专门哲学的说法，都有一种世界观的基础。从这一点来说，哲学思想所涉及到的，都不仅仅是我们对于整个世界如何看法的问题，它同时也贯串在我们对于任何一种事物的看法里。

哲学思想，对于我们的一切思想，既是世界观的基础，因此就有着很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叫做方法的作用或研究指导的作用。亡国论的思想，在思想方法上是受了悲观主义的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指导，把日本的强和中国的弱看做不能改变的，把世界上的事情看做绝望的。如果他肯虚心学习，接受唯物论的思想，抛弃悲观主义的思想，按照唯物论的方法，把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和各种最主要的事实条件认真研究一番，那么，只要他不是汪精卫的死党，或昧着民族良心要跟反动派和敌人讲妥协，他就应该承认亡国论的不对，就应该接受持久战的真理。这一种

情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了不正确的哲学思想，在我们看事情和认识问题的时候，就会受到不正确的方法的引导，而这种方法就会把我们带到错误思想里面去；反之，如果我们掌握了正确

的哲学思想，在我们看事情和认识问题的时候，也就掌握了正确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就能使我们对于每一件事和每一类物找到正确的认识和看法。因此，哲学是世界观，同时又是思想方法。研究哲学就是要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我们要学到正确的世界观和正确的思想方法，作为我们在革命斗争中正确地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有力的武器。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哲学思想，没有正确的世界观、正确的思想方法，我们在革命工作中，在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要犯错误，就要使革命队伍和革命人民遭受损失。

我们现在已经懂得什么叫做哲学了。但是，我们就此能算完全找到桃树了吗？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作一番解答。我们不仅要求懂得什么叫做哲学，而且还希望懂得什么是正确的哲学，什么是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最好先一般地解释一下：什么是我们对于事物的正确认识和看法。还是用抗日战争的例子来说，对于抗战的三种看法——亡国论、速胜论和持久战，哪一种是正确的呢？抗战八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看法都不对，而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才是正确的。这种正确的思想，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它和前两种不正确的思想有什么主要的区别呢？它的特点和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持久战的思想，和抗战的事实发展规律是完全一致的，它不只是我们头脑里的思想，而且

「*****」 是把事实的发展规律正确的反映在这一个
「正确的思想就是」 思想里。至于那不正确的亡国论和速胜论
「能够正确反映事」 的思想,它的内容却和抗战的事实发展规律
「物发展规律的」 全不符合,它之所以叫做错误思想,就在于
「思想。」

这种思想不能正确地把事实发展规律反映出来。什么是这里所谓的规律?规律就是事物变化发展中一定不移的关系和过程。由于敌强我弱以及其他许多事实条件,抗战必定要经过长期的战争而不能速胜,必定要通过防御、相持和反攻的三阶段的道路,必定要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到处打击敌人,才能渐渐削弱敌人以至使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由于我们是进步的,敌人是倒退的,我们多助,敌人寡助,我们是大国,敌人是小国这些事实条件,因此只要坚持抗战,最后胜利必定归于我们,而事情的发展决不会如亡国论者的悲观想法那样。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关于中国抗战发展的规律,抗战中一定不移的各种关系和过程,都在持久战的思想里正确地反映了出来,而速胜论和亡国论的思想却完全违反了这些规律,因此持久战是正确的思想,其他两种思想就是错误的思想。

「*****」 现在我们就可以谈到什么是正确的哲
「正确的哲学思」 学思想了。各种正确的思想,都是反映了一
「想,是要能够正」 定事物的发展规律。而正确的哲学思想,则
「确地反映整个世」 是正确地反映了整个世界发展的总规律,以
「界发展的总」 及我们对于世界应如何认识的总规律。这样
「规律。」

「*****」 这样的正确的哲学思想,就是辩证法唯物论,我们学懂了它,那我们对于世界就有了正确的根本认识或根本看法,就可以有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就能够在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掌握到有力的方法武器。研究各种事物规

律,是科学的任务。我们如果要想对于一定事物,获得正确的思想,避免错误的认识和看法,就必须对这一类事物作科学的研究。但要对于任何事物能作正确的科学研究,就必须以正确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作为基础,就要研究整个世界变化发展的总规律,以及我们对于世界如何认识的总规律,而这就是哲学的任务。因此,我们如果想获得一种正确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避免受到错误的反动哲学思想的影响,就必须很好的研究一下哲学。

还要重复说一下:哲学是世界观又是思想方法,正确的哲学就是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它能够帮助我们对于事物进行科学的研究,找出它们的真实的发展规律,获得正确的认识和看法。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和看法,我们在革命行动中和斗争中就不至于摸错道路,就有胜利和成功的希望,否则就要受到挫折或失败。例如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应用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就为我们指示了持久战的科学真理。中国人民所以能够以一个弱国而在八年抗战中挡住一个强大敌人的侵略铁蹄的前进,给它以有力的打击,最后把它打败,并且发展了人民的力量,建立了广大的解放区作为走向全国解放的基础,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我们依照了持久战的科学思想进行抗战,

「研究哲学必须时」而不是依照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思想来
「时刻刻抱着解决」指导行动。正确的哲学思想,对于我们的实
「实际问题和指导」际行动就有这样的重大作用,它就是我们进
「行动的目的。」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有力的思想方法的武

器,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哲学,学习掌握那正确的思想武器——辩证法唯物论。学习哲学既然是为着掌握革命斗争中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方法武器,因此,我们研究哲学的时候,就必须时时刻刻有意识地注意到这一个

解决实际问题 and 指导行动的目的,在研究中经常联系工作和斗争中的问题,切不要缠绕在与当前实际毫无关系的空洞议论和名词的纠纷里。

第二章

唯心论、二元论和唯物论

DaZhong ZheXue

三 两军对战

——哲学的两大类别

现在还要再讲一次生活困难的问题。

同是一个生活困难的问题,对它的认识和看法却因人而异。认识和看法不同,结果也就大有差异。有的人在生活困难的压迫之下悲观消极甚至于自杀了,有的人拼命忍受着牛马的生活,得过且过,能多活一天算一天,有的人勇敢坚决地起来和困难作斗争。我们已经把第一种人叫做悲观主义者,把第二种人叫做宿命论者,把第三种人叫做唯物主义者。还有一种人把压迫和剥削别人当做自己当然的权利,再

有一种人每日闲游浪荡、追逐乐趣,我们把前一种人叫做专制主义者,后一种人叫做享乐主义者。以上种种的人,都是社会上容易看到的普通人,决不是什么哲学专家,但我们却把他们的认识和看法都加上了专门的哲学名词,好像他们都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些专门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这一点,我们已用不着再加解释,大家读过前面两节文章,早已明白了,这些人虽然不是专家,他们的思想仍有各种哲学的内容,因为这些思想代表各种人们的各种不同的世界观。

同是一个世界,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认识和看法。这就是说,在各种人的眼睛里,世界呈现为各种不相同的面貌。在悲观主义者的眼睛中,世界上好像充满了愁云惨雾;在宿命论者的眼睛中,世界上一切都好像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支配;在唯物论者的眼里,世界上的一切变化发展,都是由事物本身的一定的原因所引起,而一切发展变化都有着一一定的规律;专制主义者把世界看做少数独裁者的奴隶集中营;享乐主义者把世界看做游戏场。为什么世界会有这样多的面貌,是世界自己在化装做戏吗?当然不是!世界只是这—一个世界,它自己并没有什么装扮,我们觉得它有各种各样的面貌,那只能怪我们人类眼睛上常常带着各种各样的着色眼镜。你们看,凡是带着着色眼镜的人,世界在他的眼睛里就失去了本来面目,而呈现出各种人工的色彩。带了青眼镜,世界就好像都是青色的;带了红眼镜,世界就好像都是红色的。我们这里说的着色眼镜,自然只是一个比方。各种人的世界观之所以有不同,并不是简单地由于他们在眼镜店里配了各种不同的有色眼镜。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不

同,乃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更正确些说,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不同。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坐井观天”,意思是说坐在井底的人眼里所看见的天和在井外所看见的是有不同的。天只有一个,井外的人看起来是空旷辽阔的,而井底的人看起来就只像一个圆盘。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也和这个比喻有些类似。人们的阶级地位不同,他们对于世界的看法也就不同,同一个世界在他们眼中就有了不同的样子。

在前一章里早已说过,我们的生活,是离中国社会的两大营垒,不开一种斗争的过程,而这种斗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本上就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把中国社会分成了革命和反动的两个大营垒,在这两大营垒里,各自包含了许多社会地位不同的人的集团,包含着各种不同的阶级。在人民的革命营垒方面,首先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一切进步开明人士和集团,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营垒里,有大地主、大官僚买办资本家、军阀、政客、汉奸、特务等等的阶级和集团。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复杂的阶级和集团,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他们对于事物和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看法,也有种种不同。首先两个营垒是处在根本对立的地位,在中国问题上,就有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和思想。在人民的营垒方面,根本的思想是希望中国得到解放,使中国成为民主、自由、独立、统一和富强的国家;在反动的营垒方面,他们的根本思想却是不惜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目前是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附庸国,以便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之下,在中国建立起他们少数剥削者的专制独裁统治。这是两个营垒的根本的对立思想,是两个营垒

对于中国问题的根本相反的看法。但是，两个营垒中包含各种不同的阶级和集团，他们在中国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因此他们所有着的就不简单只是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思想。同是站在人民的营垒方面的各阶级，他们对于中国解放的要求是各有差别的。工人阶级坚决要求在中国解放之后能够得到彻底的翻身，农民也是这样，工农阶级成为新的人民民主国家里占有主要统治地位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则首先关心的是中国解放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又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就能和反动营垒始终进行坚决的斗争，而资产阶级则常常表现动摇妥协的倾向。在反动营垒方面也是一样，一部分集团是坚决反对人民的死硬派，另一部分由于与其他部分的矛盾冲突，并且在人民斗争的强大压力下，往往竟能够和人民营垒方面形成一时的和一定条件之下的妥协，甚至于结成统一战线。就抗日战争中的情形来说，以汪精卫为首的一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是和日本帝国主义站在一起坚决反对抗日的广大中国人民的，而另一部分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时就曾经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之下和中国广大人民做了暂时的妥协——但在妥协中间仍然时时进行反对人民的活动，并发动了几次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高潮。抗日战争胜利了，情形就有了改变，从前和人民暂时妥协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军阀、官僚、特务集团），现在是和美帝国主义一起，站在坚决反对人民的立场上了。我们讲了这一长篇，是想说明什么呢？我们想说明：在两个大营垒中间，在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中间，因为都包含有各种各样的阶级和集团，它们的地位不同，它们的关系常有变化，因此它们对于同一中国问题的看法也就表现出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形，并且也常会发生变化。

「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有各种不同的世界观。」就世界观的问题来说，同一个世界，在不同的人的眼睛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面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世界观，这正是因为社会上有着各种各样阶级和集团，它们的社会地位

不同，因此它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看法也就各不相同。例如那宿命论的世界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你要找它的来源，可以走到一些在旧社会中受了地主阶级影响而没有觉悟的农民群众中去。农民在中国人口中占百分之八十，他们在过去历史上曾举行过多次的起义，把一些横暴的专制皇帝的统治打垮，表现了他们很伟大的力量，最近三十年来，他们在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之下觉悟和组织起来，更成为无敌的力量。但是，在旧社会里，当没有无产阶级——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农民的思想常常是被狭小的生产范围所限制，不会团结、组织，不容易集合成一个很大的力量，因此常常也就不认识自己的力量，在困难和压迫的前面，就没有反抗的信心。由于这一种生活地位的限制，再加上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麻醉影响，使得他们认为世界上事情是命定的，无法改变的，对于压迫和痛苦，除了拼命忍受之外是没有方法可想的。因此，宿命论的世界观，不管它是日常生活中听闻到的也好，或者是专门的哲学书上读到的也好，就中国过去的情形说来，它是封建地主阶级用来欺骗人民和麻醉人民的一种反动的哲学思想。农民在不能忍受地主阶级的压迫而大规模地起来反抗的时候，就会抛弃这种反动思想。农民受到了共产党的思想、政策影响和领导，他们就更加觉悟起来，就能够勇敢地起来反抗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就能够组织、团结成伟大的力量，能够把敌人最后打败。在这样的情形下，农民就没有了宿命论的世界观，就接受了进步的唯物论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

否认世界上的事情由于命定,而相信广大人民的团结和组织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能够战胜一切,改变一切,创造一切。

我们讲了宿命论的世界观和唯物论的世界观,找出了它产生的社会原因:前一种是地主阶级以及其他主张专制主义的反动剥削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的工具,后一种是革命阶级的世界观。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党的世界观,是辩证法唯物论的。这就是说,哲学思想是有阶级性的,哲学思想是有阶级性的。各种不同的世界观,是各种不同阶级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宿命论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用来宣传法西斯主义的世界观,也是过去封建地主阶级用来巩固自己的专制主义统治权的思想武器。享乐主义是依靠剥削过着游荡寄生生活的一部分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而悲观主义则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基础,是社会上走向没落、瓦解的阶级。反动统治阶级到接近末日的时候,他们中间就可能产生出悲观主义的思想。小资产阶级分子在生活趋向破产的时候,如果他们不能走到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队伍中,也会产生悲观主义的情绪。

任何一种世界观,都可以在一定的社会阶级集团里找到它的来源。像中国这样的社会,内部包含着阶级和社会集团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中国社会可以找到的世界观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在上面列举出了五六种,如果要完全列举出来,那么,五六十种恐怕也举不完。

也许有的人会觉得有点迷惑了。世界只有一个,在我们的眼睛里却变幻出这样多的面貌,这样多的世界观!那么,哪一种世界观,是反映了世界的真正面貌呢?要从这样多的面貌中,去找真正的面貌,是不是可能呢?什么是世界的真面貌?什么是

正确的世界观？这问题我们在以前已解答过，那就是要能够正确反映世界发展的总规律的思想。要在这样复杂的各种各样的世界观里，找出一种能够正确反映世界发展的总规律的哲学思想来，岂不非常吃力？岂不要把人弄昏头脑，甚至于徒劳无益？好的，如果有人发生这样的忧虑，觉得事情难办，那么，我可以先说：请你们放心，不必那样着急！

你说这是吹牛吗？决不是吹牛，问题就在于要研究。世界上的一切问题，如不加以研究，总会觉得茫无头绪，如果仔细研究一番，就可以找到它的条理，找出正确解决的办法。人们的世界观是那么复杂多样，这自然是一个事实，但是，如果更深刻的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归根结底，只有两类。就好像在中国社会里，虽然包含着多种多样的阶级和社会集团，他们的地位和利益不同，并且也常常互相发生冲突矛盾，但归根结底，总可以划分为两个大营垒的对立，即一方面是反动势力的营垒；另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的革命营垒。哲学也是类似的情形，多种多样的主义、派别，它们的内容各不相同，互相间也经常有争论、战斗，但在根本上都可以归结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都可以归结为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两军对战。

为什么事情又是这样简单明了呢？请听我慢慢讲来。

我们天天睁着眼睛看我们的世界，就知道这里的事物是多到计算不清，从天空到地上，从周围的一切到我们自己，这形形色色的现象，就是用“万花缭乱”这个词也不够形容它们的繁多。但事物虽然繁多，我们还不至于被它们弄得头昏眼花，而仍然能够清醒地生活下去。这不能不归功于我们的观察分析

的能力。我们有了这种能力,能够从表面上好像零乱不堪的宇宙万物中,发现它们的秩序、种类、规律,发现它们中间的一定关系。我们能分清楚某些东西是动物,某些东西是植物,能分别春夏秋冬的时序,能从人类社会里看出各种的阶级和集团,能看清楚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封建势力,能够看出各阶级、各种社

会间的关系。最后,我们还能看出:在我们
「我们在哲学上把」认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的时候,随时随地都
「世界上一切现象」有着这样一种普遍的关系,即我们自己与周
「归为两大类:一类」围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大体上包含两方
「是精神、意识等」面:一方面是周围世界的事物,不断地被我
「“主观的东西”,」们所认识,另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又利用自己
「类是外界物质或」的这些认识去影响周围世界,改变周围世
「“客观的东西”。」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把自己作为认识的

主体,这里包含着我们的思想、感觉、感情、意志等;另一方面,我们又把周围世界的一切事物都看做被我们所认识的客体。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主体,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精神、意识一类的东西,我们叫做主观的东西;属于外界的客体,也即是物质、存在一类的东西,我们叫做客观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在哲学上把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分为两大类,在我们的认识过程中,任何一件事物、一种现象都可归入这两类之一,不是主观的、精神的,就一定是客观的、物质的。

「“主观的东西和客」对于这两大类的现象,我们虽然在认识
「观的东西经常有」事物的过程中加以分别,但它们中间并没有
「着密切的相互」隔着不能超过的鸿沟。相反的,正如前面已
「联系。」简单提到的一样,它们中间有着密切的关
「——」系。例如这里有一把椅子,我们说它是客观

的东西，是物质，但它映进我们的眼睛里，就在我们心中引起了椅子的感觉和认识，这样它就和主观、精神（我们的感觉和认识）发生了关系。详细地说，主观的精神的东西（我们对椅子的感觉和认识），只是客观的、物质的东西（即椅子本身）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主观的、精神的东西决不是能离开客观的、物质的东西而凭空存在的。又如我们想拖开那把椅子，让它不要拦着我们走的道路，这是主观的思想，是精神的作用，但这思想立即引起了我们的动作，我们就把椅子拖开，这就是以主观改变了客观，于是主观就和客观的事物、和物质发生关系了。这就是说，主观的、精神的东西本是客观的、物质的东西的反映，但它反过来又对客观的、物质的东西发生一定的反作用。又例如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人民起来反抗，这是一种客观的、物质的现象，这件事物反映在我们头脑中，就有广大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就转变为主观的、精神的东西。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掌握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这是主观的精神的东西，中国人民用这个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使自己在斗争中获得胜利，这又变成了一种客观的物质的现象。像这样，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的互相关系，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刻刻到处可以看见的。

我们天天在生活着，时时刻刻与周围的一定事物进行斗争，因此我们的主观就天天、时时刻刻和周围客观世界发生关系。我们的主观思想与客观世界所发生的关系是怎样一种关系呢？主观思想怎样与客观物质发生互相影响和作用呢？这一个问题，就成为我们生活中和斗争中最普遍的问题，也就是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就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根本认识和看法，也就是决定了我们的世界观的性质。

「————」 我们以前举出了五六种世界观，我们说
「主观与客观如何」 还有几十种以上的世界观。它们的样子是
「发生关系的问」 那么五花八门，它们所解决的问题也是那么
「题，是哲学上的」 多种多样，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终于
「根本问题。」 可以发现，归根结底，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

最根本的仍只有一个。不论哪一种哲学思想，最后都得要答复：主观与客观、精神和物质是怎样发生关系的？试把前面享乐主义的世界观拿来看一看，它把世界的一切都看做梦，看做人们心中的幻影，它是怎样解决了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的呢？它是完全不承认客观、物质的存在了，它把客观、物质都当做主观的幻影，以为世界上除了主观的东西以外，什么也没有了。它过分夸大了主观、精神的东西，把主观、精神看做世界上最高的唯一的東西，以至于不承认有客观、物质，这种认识和看法，在哲学上就叫做唯心论。再拿那宿命论的世界观来看吧，它把世界当做神灵手中的玩意儿，以为世界的一切都受着神的心意支配。这种世界观，虽然并不完全否认客观物质的存在，但把一切客观事物都看做神灵的心意所引起的，也就是说，认为一切都是由一种神化了的主观、精神创造出来，并且服从着这种主观、精神的，这仍是把主观、精神当做最先的存在和最高的存在，把客观、物质当做附属的产品，所以仍然是唯心论的世界观。此

「————」 外，专制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主张少数
「唯心论的根本思」 人的统治权威是天生命定的，主张独裁领袖
「想，是把“主观”」 的思想、意志可以决定一切（如国民党中一
「“精神”的作用过」 部分反动派所主张的“领袖脑壳论”——即
「分夸大，把它看」 一切由“领袖”脑壳中的思想决定）；抗战中
「做决定一切的最」 高的力量。
「————」 的“速胜论”者，不顾中国的客观物质条件的

困难，只按照自己希望速胜的主观愿望来判断问题；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的反动派空空洞洞地说胜利是由于精神战胜物质，而抹杀了广大人民、尤其是解放区人民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伟大物质力量的决定作用。这一切思想都是把主观、精神的作用过分夸大，把它看做最高的决定一切的力量，在根本上都以一种唯心论的世界观做思想基础的。

和上面的各种世界观相反，另一种世界观即唯物论，在解决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时，不是把主观、精神摆在第一位，而是把客观、物质摆在第一位，认为客观的世界是不依赖人的主观、精神、意志为转移的。在外界独立存在着的、实实在在的物质的世界，决不是主观的幻影。客观、物质的变化、发展，都是依照它自己本身的性质，通过一定的关系和过程，也就是通过它自己本身的规律，决不是什么不可捉摸的神灵心意所能任意创造和任意支配的，也不是一个“独裁领袖”的“脑壳”就能随便决定一切的。我们不能违背着客观物质本身的规律，任意改变事物，我们要想改变事物，只能利用这些规律，顺着这些规律去推动事物，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否则就不能达到目的。要善于利用风势，帆船才能顺利前进，行船不会利用风势，就不可能顺利前进，甚至于不能前进而要后退，因为帆船要靠风力推动，是它的客观规律。市面上流通货币太多，物价一定上涨，这是“通货膨胀”的规律。我们要使物价跌落就不能违反这个规律，让纸币以及其他通货任意增加发行，而是必须顺着这个规律，设法把通货数量减少，或即使不减少也要给以适当的节制。抗日战争由于力量的对比以及其他客观物质条件的关系，必须经过长期战争的道路，这是中国抗战的规律。中国人民要想在这战争中获得胜利，就不能违反这规律，就不能依照唯心论

的急躁心理希望速胜,而必须依照着这规律,以待久战的战略思想,争取敌我力量对比逐渐变化,以至于使我们的力量变为优势,才能打败敌人。这就是:唯物论的世界观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要承认客观世界是独立的物质存在并且有它自己的规律。除此以外,唯物论的另一主要特征也要说一下,这就是认为主观、精神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而只是从客观、物质中产生出来的,是第二位的東西。

是先有了人的腦髓然后有人的思想呢?还是先有了思想才有腦髓?当然是先有人的腦髓然后才有人的思想,主观的精神是从客观的物质里产生出来的(也叫做派生的),思想是发展到最高级的物质(即人的腦髓)活动的作用,这种作用叫做反映的作用。是先有椅子然后才有椅子的感觉,还是相反的呢?是先有中国革命战争长期性、曲折性的规律,然后才有关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的认识以及持久战的思想呢?还是相反的呢?事实证明决不是相反的情形,事实证明客观事物和它的规律存在在先,而关于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思想(也就是主观、精神)只是前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

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对于这两类一切哲学上的争论,都可以归结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两军对战。找不到真正第三种中间的哲学。现象的关系,有两种根本相反的看法:把主观、精神看做第一位的东西,而把客观、物质看做第二位的東西,是唯心论的看法;认为第一位的东西是客观、物质,而主观、精神只是第二位的,只是“派生的”东西,这是唯物论的看法。哲学史上所有千种万样的世界

观和什么主义,归根结底,都可以归入这两大类别之中。各种哲学中间无限错综复杂的战斗和争论,都可以最后归结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军对战,就好像中国社会各阶级集团间的无限错综复杂的斗争,都可以最后归结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的两军对战。在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的两大营垒之外,找不到真正的第三个营垒,即使有,也只是那一种摇摆 in 进步与反动之间的一种不坚定的营垒。在唯物论与唯心论之外,也找不到真正第三类别的哲学,即使勉强去找,也只能有一种在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左右摇摆的骑墙派哲学,即所谓二元论的哲学。哲学上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营垒的斗争,自然是有阶级性的,它是人类社会里各阶级间的斗争倾向在世界观——思想方法上的表现。从来唯物论一般都是历史上有进步作用的阶级的世界观——思想方法,而唯心论则一般都是历史上起反动作用的阶级的世界观——思想方法,是剥削阶级的反动派的思想基础。中国的反动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如像陈立夫的“唯生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之类,都是唯心论的。领导中国广大人民坚决进行革命斗争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作为自己的世界观——思想方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就是严格地建立在辩证法唯物论这个世界观——思想方法的基础之上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必须坚持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而和一切唯心论作不妥协的斗争,这就是哲学的党性。

四 一块招牌上的种种花样

——主观唯心论和客观唯心论

从前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据说在一条路上，有两个人对面相逢，并且同时看见路旁挂着的一块招牌。招牌的正面涂着金色，背面涂着红色。甲向正面走来，看见了金色，说招牌是金子做的。乙向背面走来，看见了招牌的另一面，一口咬定是红漆的。两个人都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相让，于是发生争执、吵闹，以致打起架来。后来是另一个人出来调解，提醒了两人的偏见，大家才明白刚才的争执，都是毫无意味。原来招牌本身兼有两面，而每人只看见一面。所有的争执，其实都是各人眼光狭隘的结果。

故事就是这一点。大约因为一经人指点，两人不再争执，于是故事也就完结了。但我们如果再深刻的想一想，就可以发现这还不能完全没有问题。两个人中如果有一个人肯再用一点思想，马上就会追问：“招牌两面的颜色果然不同，但仅只知道这一点，还不能满足我们。我们还要再问：招牌的本身究竟是什么造成的？是木头吗？金属吗？抑或其他的东西？”这问题，自然还不难解答，因为木头或金属等等东西是很容易辨别的。掂一掂重量，敲一敲声音，不必十分麻烦，就可以大致判断它是用什么造成的。但是，如果问题是从哲学的观点上来提起，那么，事情就不这样简单，而花样也就多起来了。那时人们就要依照着自己的世界观来解决这个问题。主张“人生如梦”的唯心论者，会告诉我们说：“你说是一块招牌，在我看来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团感觉，一团幻影罢了。你有时感觉到它是金色，有时是红色，或者又感觉得它是木

头或金属,但这些看法,也不外都是从你自己的感觉上得来的,没有你的感觉,这一切东西都不会存在。”另外一个宿命论者,我们已经说过,他是相信冥其中有神灵主宰一切的唯心论者,他发表意见道:“世界是神灵随自己的高兴安排成功的,那一块招牌挂在前面,也不外是神的心意的表现,而并不全是我的感觉。”唯物论者的意见却直截了当得很:“招牌就是挂在那儿的招牌,它本身就独立的在那儿挂着。它并不是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觉乃是招牌在我们的感觉器官里的反映或影像。它也不是神意的表现,它只是自己存在那儿的物质。”

这就是一块招牌上的种种花样,每种花样表现着一种世界观,世界观有几十几百种,那么一块招牌上也就可以翻出几十几百种花样。但是归根结底,世界观都可以划分为两大类,花样也可以最后归结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类。这一点,以前已经讲过,现在想更详细的说明一番。

我们先谈一谈那把世界和招牌当做一
主观唯心论认为“
世界一切都是我
们主观精神以内
的东西。”
团感觉的唯心论。它的特点,是完全否认了
客观物质的存在,以为世界的一切都是我们
主观精神以内的东西,这就是说,如果我和
我的感觉、思想、意志等等消灭了,那么世界

也就没有了。这一类唯心论,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主观唯心论”。它的拥护者很不少。单就西洋来说,两千年前希腊的哲学家中间,就有一派人拥护过它。以后在17世纪的时候,英国又有一个哲学家叫洛克莱的,把它捧上天去。20世纪以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更有一种叫做经验批判论的哲学,把主观唯心论戴上了一副科学的假面具,它甚至于影响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的一些思想不坚定的人。他们把这种荒谬

的哲学思想在自己的革命营垒里大大的宣扬起来,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世界观,在这种偷进内部来的敌对思想前面,几乎被排挤出去。幸亏列宁看清楚了这个危险,亲自费很大的力气,写了一本叫做《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的厚厚的书,给了它一个彻底的打击,才算把它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营垒里驱逐出去,俄国当时马克思主义者营垒里的哲学思想基础才算巩固起来。在中国也有不少主观唯心论的信徒,三百多年前明朝的王阳明,就是最有名的一个,他说:“天下无心外之物”。他用花做比喻,认为只有当我们看见花的时候,花才存在,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这就是很明白的主观唯心论。唐朝诗人李白说“浮生若梦”,这也有主观唯心论的思想成分。就日常生活里的情形来说,有一种人,常常以为自

「日常生活中也有主观唯心论。」

己所想的一切都是对的,而不管事实上究竟对不对,在做工作的时候,不是根据调查研究,按照事实的情况来决定工作方法,而是凭个人的感想办事,他以为世界上的事情可以任凭个人的主观随意创造或消灭,自己想要怎样便可以怎样。这种人虽然不一定会公开主张一套有系统的主观唯心论哲学,但他这种思想就有着主观唯心论的性质。

「主观唯心论的错」

「误,首先要在事实面前暴露马脚。」

唯心论是错误的世界观,主观唯心论尤其容易露出马脚。在什么情形之下它会露出马脚来呢?在两种情形下它会露马脚。第一是在生活事实前面对照的时候,它会露出马脚来。一切自以为是,只相信自己主观所想的,而不把客观情形放在眼里的人,一定要在事实前面碰钉子,一定要失败,也就是在事实前面证明他所想的不对。失败就

是主观唯心论的马脚的暴露；失败就证明的确有一个客观世界在我们的主观之外独立存在，证明世界决不是存在于我们自己主观里的幻影。

其次，如果我们用点脑筋，把道理仔细想一想，主观唯心论的马脚也就会在另一方面露了出来。哲学史上早已有人证明主观唯心论的道理是讲不通的。

拥护主观唯心论的人说世界上的一切都只是我的感想、梦幻，或思想、意志的表现。但是我们就要追问：“这些感觉、梦幻等等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万花缭乱的世界上一切现象，总有一个产生的来源。”这一个问题，似乎不难答复，但仔细一想，主观唯心论者就要感到非常为难。因为如果要使他的主张彻底，他就应该答说：“世界就只是我自己的感觉、梦幻，所以也就是我自己的主观内部产生出来的，并没有其他来源。”这样一来，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它的荒谬不通：“世界既然只是我的主观里产生的，那么，整个世界就只有我一个人了。除了我之外，一切东西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了。”这就成了哲学上所谓的“独在论”。按照这种“独在论”的道理推论下去，那就必然要得出许多荒谬绝伦的结论，例如说：“我不是我的父母所生的，恰恰相反，我的父母才是我的主观所生的！”又如说：“并不是我生存在世界上，恰恰相反，整个世界才是生存在我的主观里！”如此等等。一切主观唯心论在实际上必然都要成为荒谬的“独在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有一种自以为是的人，我们有时说他是“目空一切”或“目中无人”，这种人思想情况就有点“独在论”的性质。但是，狡猾的主观唯心论者有时也会感到这种结论实在不通，而不敢把自己的道理公开推到独在论上去。他们想在我的主观之外，

给世界另外找一个来源。从哪里找呢？他们当然不肯说，世界就是我的主观之外独立存在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成为唯物论，而不是唯心论了。那么，怎样解答呢？英国的勃克莱的解答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很狡猾地、也很勉强地用神的主观来代替“我”的主观，说：“世界是在神的感觉里，是由神的感觉产生的。我的感觉，只是神的感觉的一小部分。”但这样一来，他更是陷入了双重的荒谬的泥坑：一方面，他自己给自己的主观唯心论打了一个耳光，他除了他自己的主观以外，又承认还有一个神的存在。另一方面，他在理论上仍然避免不了独在论的结论。人们就可以用他原来所讲的一套道理，向他提出质问：“既然你说世界上存在的东西都是你的感觉，那你怎么能说神就是实在存在的，而不仅仅是你的感觉呢？”

但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勃克莱的这种解释里，另外包含着一个阴谋企图，那就是想把我们引到宗教迷信的圈套里去，要我们相信宿命论，相信神的主观精神支配着世界。

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不仅勃克莱有这种阴谋，一切唯心论都有这种阴谋，它们总是直接或间接地要把你引到宗教迷信以及宿命思想的圈套里去。为什么呢？因为一切唯心论的根本特点，就是过分夸大了主观的精神的作用，结果就主张世界上只有精神，没有物质，或至少也要主张物质完全受精神的支配。而在宗教迷信的思想里，也认为世界的最高支配者是神，是神的心意和精神。这一点，在根本思想上不是和唯心论完全一致吗？因此，一切唯心论在道理说不通的时候，就常常索性丢开道理不讲，把神灵硬拉来顶教兵，好像《西游记》中孙悟空对妖怪没有办法的时候，就请南海观世音菩萨来帮忙一样。有些凭主观感

想办事的人在临到失败以后,常常不肯反省自己主观的错误,不肯虚心地研究事实,却埋怨自己的失败是由于“运气不好”。当他这样诅咒的时候,他虽然不一定会想到这是一种宗教迷信思想,但实际上已经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圈套:就是不知道反省自己失败的原因,是由于自己的思想违背了事实的规律,而以为是违背了冥冥中的神意。

自然,宗教也有宗教自己的特点,不能完全和唯心论混为一谈。宗教的世界观一般都是用迷信神话来表现,宗教里还有种种仪式行为。这些特点,都不是哲学的唯心论所有的。但是,如果从根本思想来讲,从世界观的基础上来讲,那么,唯心论和宗教就是相通的。唯心论不用神秘的仪式来欺骗你,而是用冠冕堂皇的一套诡辩的道理和巧妙的言论来迷惑你,使你不知不觉相信了那宗教的根本思想,不知不觉在精神上被拖到店宇里去。唯心论并不就是宗教迷信,但它却是最狡猾的道理安排成的一条通向宗教迷信的桥梁,神话和仪式只能欺骗和吓唬愚昧落后的被压迫群众,使他们迷信神力,看不见自己被压迫的真实的原因,使他们失去了反抗的信心,糊里糊涂地以烧香拜佛来安慰自己。但在唯心论的影响之下,就是学者、思想家也往往会心甘情愿的去过敲木鱼的生活,它的思想麻醉力量实在不小。因此,世界上的大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除了它们的神话仪式之外,都有一套宗教哲学,如基督教的经院哲学和佛教的佛学。这些宗教哲学内部自然也有着派别斗争,其中也产生了一些具有唯物论性质的派别,与唯心论派形成尖锐的对立,而那些唯心论派的宗派哲学,对于宗教迷信的传播,是起了很显著的配合作用的。

我们刚才所讲的,已经超出主观唯心论范围之外了。一些主观唯心论者,害怕暴露独在论的荒谬绝伦,不敢把自己的一套道理讲彻底,说世界上除“我”之外,什么也不存在,因此都要向神灵求救,承认除了“我”之外,世界上还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神,这个神才是世界的真正支配者,一切事物的产生、变化,都决定于这个神的心意。但是这样一来,就不是主观唯心论,而变成另外一种唯心论,即哲学史上所谓的客观唯心论了。这种唯心论和主观唯心论的不同,就在于主观唯心论认为世界一切都是“我”的感觉、思想等等,世界一切都只是个人的主观精神的表现,而客观唯心论则认为世界一切是神的感觉、思想等等,是一个伟大的充满在宇宙各处的主观精神的表现。客观唯心论认为,世界的一切都是神的最高支配者,认为神能创造一切,因此在根本上说来,一切宗教迷信里都包含着一种客观唯心论的思想因素。当然,宗教迷信里的客观唯心论因素,比起专门哲学上的客观唯心论来,是很粗糙的。它的荒谬的神话,使人容易感觉到它的不合理。哲学上的客观唯心论,在根本上虽然和宗教迷信思想有共通的性质,但它却要讲一套狡猾精练的道理,使人一下子很难看出它与宗教迷信相通的马脚,但它迟早总要露出马脚,因为在它花言巧语地说到最后时,总要承认,他所谓的伟大的充满宇宙的精神就是神。

世界上最有名的客观唯心论,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哲学。他认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伟大的精神运动,这个精神,他叫做绝对精神。这个精神的特点,就是思想活动。这种思想活动,他认为具有着一种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辩证法的性质,世界就是由这种精神的活动创造出来的。世界上的一切变化发

展,在黑格尔看来,并不是物质的变化发展,而是这个绝对精神的思想活动。用手抛石头,石头飞起来,在黑格尔看来,飞起来的不是物质,而只是绝对精神自己的思想的一种表现。中国的抗战,如果要黑格尔来解释,他就不会看做是中国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物质斗争,而要看做是绝对精神自己的思想斗争,是这种精神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内部思想矛盾的表现。

「=====」 客观唯心论的世界观,也是荒谬的,不
「日常生活中的公」 管它的道理讲得怎样动听,它仍然像主观唯
「式主义,就是一」 心论一样,经不起生活事实的对证,也经不
「种客观唯心论。」 起理论上的认真批判。为了把问题解释得
「=====」 简单明了,让我们撇开专门的哲学理论,从我们日常生活中容易
碰到的事情来说明。要在我们日常思想中找客观唯心论,最好的
材料就是公式主义的思想。大家知道,凡是有公式主义毛病
的人,都不会按照事实的具体情况灵活解决问题,不管在任何情
形之下,他们永远只会用一套呆板的办法来办事。都市里办国
民教育的一套正规办法(如集中很多学生,分班分年级上课等
等),到地广人稀的西北农村里就行不通,但有的人一定要这样
办,这就是公式主义。从外国学了一套阵地战术,在中国的抗日
战争中也想照样应用,这也是公式主义。抗战初期,国民党中一
些人曾想用曾国藩打太平天国的公式,主张以守为主,以攻为
辅,反对游击战运动战,这也是一个好例。公式主义的思想基
础,就带有客观唯心论的性质。为什么呢?因为它把一些固定
了的思想公式看做决定一切的东西,以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
要受这些公式的支配和安排,而不知道世界万物各有各的变化
发展规律,不受任何既定公式的限制。公式主义者当然不会宣
布世界万物是受神的支配,或受到一种伟大的精神和思想的支

配,但在实际上它是承认了这种支配,因为盲目相信思想公式的力量,在这一点上它根本就是和客观唯心论一致,甚至于和宗教迷信一致。好了,这一下子我们好捉着客观唯心论的马脚了。

「——————」它既然是把死的公式迷信成为世界万物的
「公式主义在事实」支配者,那么,一旦碰到了活的事实,碰到并
「面前也要露」不受这些公式限制的事实,这种迷信就要被
「马脚。」打破。
「——————」

打破了。城市的正规教育拿到偏僻乡村里就办不通,阵地战的公式在 1937 年上海抗战中碰得头破血流,曾国藩的公式想拿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只落得一个愚昧落后的笑柄!公式主义的破产,也就是客观唯心论的破产。但是你们也许要问了:“不错,公式主义固然是这样荒谬的,难道黑格尔的问题也是这样简单吗?这样一个大哲学家的思想,你只这样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想把它驳倒,这未免太轻率了吧?不是马克思也曾称赞过黑格尔的哲学吗?”请不必着急,让我慢慢告诉你们。我们并不想这样轻率地把黑格尔的哲学简单地一笔抹杀,问题是要有分析。要分清楚黑格尔的哲学中有合理的部分也有荒谬的部分。不错,马克思称赞过黑格尔的哲学,那是只称赞他的合理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就是他的辩证法的方法,这种方法承认世界上一切事物永远变化发展,这是和事实一致的、合理的,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因此连他的荒谬部分也加以称赞。这荒谬部分,就是他的客观唯心论。要知道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唯心论是坚决反对,并且给予过彻底的驳斥的。马克思怎样驳斥

「——————」黑格尔的唯心论呢?在根本上说来,他也不
「黑格尔的客观唯」外是指出了它的公式主义的荒谬性质。黑
「心论也有公式主」格尔写了一本叫做《论理学》的书,把绝对精
「义的性质。」神写成一套固定了的思想公式,并认为一切
「——————」

事物的变化,都不能超出这些公式。马克思的驳斥,主要的就是指出黑格尔的思想公式(也叫做唯心论体系)常常和事实不符合,并且和他自己的辩证法的方法也有冲突。辩证法承认事物是永远的向前发展,而唯心论体系却又要把这种发展死死的限制在一些思想公式的框子里,因此使得它的辩证法也受到大大的损害,成为不彻底的东西。马克思称赞黑格尔的辩证法,说这是他的哲学的合理核心,但同时又指斥他的唯心论体系,说这是一个荒谬的外壳,所以主张要打破这唯心论的外壳,以便救出它的合理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怎样打破黑格尔的唯心论外壳呢?那就是抛弃一切死的“公式”、“体系”,切切实实地研究活的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这样就采取了唯物论的世界观,把黑格尔的唯心论的辩证法改造为唯物论的辩证法。

五 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二元论、机械唯物论

「-----」 现在我们要先讲一下二元论在招牌上
「二元论是唯心论」 所看见的花样,然后再讲唯物论。俗话说:
「和唯物论的混合」 “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二元论的哲学思想,
「物,不是第三种」 很好用这句话来说明。以前早已说过,二元
「哲学。」 论并不是唯心论和唯物论之外的第三种哲
「-----」

学,只是把两种世界观勉强硬凑在一起,成为两种根本对立的哲学思想的混合物。二元论的哲学表现一种动摇的立场,它既不敢彻底的主张唯心论,又不愿完全赞成唯物论,想把一种荒谬的思想和一种合理的思想调和起来,就好像拙劣的画师,既不愿把

人完全画成鬼样子,又不能或不肯切实认真地画出一个正确的人像,结果他所画出来的东西,就好像是鬼和人的混合物:看起来像鬼,又有点像人。总之,决不是鬼和人以外的第三种东西,而只是疑似于两者之间的东西。哲学的二元论就是在唯物论和唯心论两者之间疑似和摇摆的东西,它有时像要偏向唯物论,有时又在实际上和唯心论、宗教迷信等打成一片。其中道理请让我们慢慢解释。

世界上最有名的二元论哲学家,就外国来说应该要数18世纪末叶时候德国的康德。如果他的前面挂着一块招牌,他会怎样去了解它呢?他一定首先承认,这招牌是客观的东西,是在外界独立存在着的,并且它的本身是物质。但如果你再向他追问:“你所说的这招牌的物质是什么?是木头吗?是金属吗?”那回答一定出乎你的意外。康德的回答是:“物质固然是物质,但那物质的本身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如果你反驳他,说:“为什么没有办法知道呢?只要敲一敲声音,掂一掂重量,或者再试一试它的坚硬如何,不是就很容易判断是木头或者金属了吗?”康德就会很狡猾地把你驳回来:“你所说的重量、声音以及坚硬等等,都是我们人的感觉。你所知道的只是这些感觉。你把某些感觉联合起来,说这是金属,或者是木头,所以,你所谓木头,或金属,都只是一团感觉集合起来的名称。除了你的感觉之外,你不知道任何东西,外界存在的那木头或金属的本来面目究竟是什么,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到的。”康德的哲学思想的特点,就是认为物质的本来面目(康德叫做“物自体”)和我们的感觉完全不同,所以他一方面承认物质是存在的,并且承认我们的感觉是由于物质和我们的感官接触才引起的,就这一方面来说,他是赞成唯物论。但另一方面,他又坚持我们所

知道的世界一切事物,都只是一些感觉,我们不知道“物自体”

「—————」是什么面目,这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自己的
「康德的二元论,」主观感觉里过日子,这样一来,又成为主观
「是把唯物论和主」唯心论了。这样,康德把唯物论和主观唯心
「观唯心论硬凑在」论硬凑在一起,就成了他自己的二元论。
「一起。」

「—————」康德的二元论,是偏向唯心论方面的,他的哲学里有许多漏洞,恰恰适合替唯心论开后门。首先有人就要问他:“你既然说没有办法认识物质的本来面目,那为什么你敢断定它一定存在呢?譬如,你前面有一间屋子,当你还没有方法认识它的内部的时候,你怎能断定里面一定有人呢?”唯心论哲学家就常常抓着康德哲学思想里的这样一个漏洞,说他既主张我们不能认识到屋子的内部,却又武断说里面一定有人;说他一方面主张不能认识“物自体”,一方面又偏要说“物自体”存在,这在道理上就讲不通。要想把道理讲通,只有取消二元论,或者站在唯物论方面,承认感觉就是物质的本来面目的反映,我们通过感觉就可以认识“物自体”,这样我们肯定“物自体”存在就有理由了;或者相反的,干脆否认“物自体”这东西的存在,跟主观唯心论一样地主张世界就包含在我们的主观精神里。康德的学生和他的许多后继者,都走了后面的一条路,把“物自体”干脆丢掉,以后就发展成有名的德国唯心论。这德国唯心论变来变去,最后就出现了黑格尔的哲学,又成为客观唯心论,这是以前我们已经讲过的了。至于康德自己,最后也是偏到唯心论

「—————」和宗教迷信方面去。因为还有这样一个困
「康德的二元论,是」难的问题逼着他不能不走向这方面去:世界
「偏向唯心论和宗」的本身是物质的,我们也是在这个物质世界
「教迷信方面的。」内部生活的,但是我们却看不见这世界的本
「—————」

来面目，那我们的生活不是就像瞎子走路一样的危险了吗？而且也许，我们的情形比瞎子更坏吧？因为瞎子虽然没有眼睛，还可以利用触觉和利用棍子来摸索道路，而我们却根本没有方法摸索我们的道路。我们就好像梦游病者，只能看见自己的梦，自己的感觉，前面有危险的悬崖，我们也不可能自己觉察。这样，世界上的人全是梦游病者，为什么都能好好的生活下去呢？为什么人类在生活中还不至于莫名其妙地落到“物自体”的悬崖下去呢？如果康德肯丢掉唯心论，他对于这问题就很容易回答，因为他可以改变他的主张，承认感觉是“物自体”的反映，我们的感觉能够引导我们认识物质的本来面目，因此我们能够看清道路，不至于在悬崖前面失足。但是，康德不肯丢掉唯心论，一定要坚持二元论，结果他就只好偏向唯心论方面，作了一个带宗教迷信味道的解答，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不失足，“是由于幸运”。这样，命运之神的心意，就被康德看做世界的支配者了。

“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画师要把鬼相和人相混合成既不是人又不是鬼的第三种独立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它只能是或者更像人一些，或者更像鬼一些。二元论者在道理上也是不能独立地站稳脚跟的。它如果不偏向唯物论，就一定要偏向唯心论和宗教迷信，否则它本身就有一大串难题解决不了。要想把少数孤家寡人决定一切的专制思想和广大劳动人民创造时势的民主思想结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要一个人不放弃公式主义而又能够按照事实情况灵活办事，也是做不到的；要希望一个有速胜论思想的人执行持久战的战略一定要发生危险。中国两千年前有个孟轲说过这样的话：“我想同时吃到鱼和熊掌两样食品，但是不可能，那只好选择一样，丢掉鱼，吃熊掌了。”二元论者想同时把唯心论和唯物论都吃进自己的哲学肚子里去，但事实证明

这样做是免不了要害消化不良症的。那怎么办呢？真正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抛开二无论，在两种世界观中选择一种，而丢掉另一种。选唯心论好不好？康德以后的德国唯心论曾这样做过。但唯心论的情形，我们已经讲过，不论是主观唯心论或客观唯心论，都是荒谬不通的思想，都会要把人引进宗教迷信的圈套里去，我们应该坚决反对它。因此，问题的解决是很明白的：我们要选择唯物论，而丢掉一切种类的唯心论；要反对少数天生优秀的头脑决定一切的反动思想，反对不顾客观事实、只凭主观感想办事的错误想法，反对“公式主义”等等，而要相信广大劳动人民力量，要在做工作时注意研究客观事物的规律，要按照事实的具体情况灵活解决问题……

现在我们就要详细说明什么是唯物论了。
唯物论首先要承认世界是物质的，但更重要的，是了解什么是物质。说，世界的一切现象在本质上都是物质的。

如果连世界的物质性也不承认，那怎么还能叫做唯物论呢？但是，仅仅承认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有人还要进一步问：你所谓的物质，是怎样的一种东西？对这个问题如果答复得不好，你的唯物论就往往站不住脚，而且会在无意中被唯心论所打败。

例如我们平常往往有这样一种感觉：当一提到物质的时候，就以为是指某一种僵死的，自己本身永远不会变化活动的东西，例如说到木头和石头是物质时，就把木头石头看做是自己永远不会变化的东西。如果我们是用这样简单的看法来看物质世界，那么，我们的唯物论包管站不住脚！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

世界,是包含着千变万化的现象,包含着继续不断的运动和发展。如果你说物质自己本身不会变化活动,那么人就要问你这些千变万化运动发展的现象是从何而来?如果我们说物质自己不会变化活动,那么我们势必要承认世界上除了物质之外,还得要有另外的一种力量,来推动物质,使它发生变化运动。是什么力量呢?如果你要假定世界上的事物,除了物质现象之外,还有『其他东西,那么这东西不是别的,自然就是』
『如果认为物质不』精神。你既然认为物质自己不会运动变化,
『会自己变化活』那你就势必要承认世界上的一切运动变化
『动,就不能站独』都是由于精神力量的推动,也就是在事实上
『唯物论的脚底,』要承认精神支配世界。这样你就完全失去
『就会落进灵魂不』了唯物论的立场,你不但会成为承认物质、
『灭的迷信思』精神各自独立并存的二元论者,而且简直要
『想里。』成为主张精神高于一切的唯心论者了。而
『』
而且你这样思想,早已普遍的受到宗教迷信家的利用,他们把世界看做是要木头人戏。把物质看做木头人,它的背后隐藏着神灵,物质的运动变化,在宗教迷信者看来,却是由神灵在冥冥中支配推动的。人的身体是物质,人的身体所以能够活动,全靠躯体内有一个灵魂,灵魂一离开,躯体就失去一切的活动能力,这就是死亡。大家知道,这正是宗教迷信里最普遍的灵魂不灭的思想。你如果把物质世界看做僵死的东西,你就不可免的要使灵魂不灭思想的俘虏。

『』当然,灵魂不灭的思想,也是很幼稚、很
『灵魂不灭思想的』容易看出它的不合理的。只就最重要的一
『谬误。』点来说:它把精神或灵魂看做能够自由离开
『』物质而独立存在的东西,这在事实上就永远得不到证明。我们

在事实上所见的一切精神的東西，都是附屬在一定的物質上表現出來的，例如說到感情和思想，我們只能看見張三或李四的某種感情和思想，決不會在張三李四之外，在什麼地方發現一種獨立存在的感情和思想。迷信的人會說夢中的鬼怪神靈就是獨立存在的精神，殊不知那只是他自己的夢，那只是他自己的頭腦中幻想出來的東西，也離不開他自己的頭腦，同時這種幻想的產生，也由於白天看見或者想到了什麼東西，也不能離開一定的所感所想的對象；因此決不能說夢境是一種獨立存在的東西。總之，“決不可把思維和思維着的物質隔開”，這是馬克思的名言。再說，就算退一萬步講，假定精神是能夠離開物質而存在，那也不能答復這樣的問題：無形無體的精祢，怎麼能推動有形有體的物質呢？例如人把石頭拋起來，這是人用自己的物質的手把它拋出來的，不是人的精神想要它飛，它就能飛起來了。你們試試看，你們單單心裡想要一塊石頭飛起來，它是不是就能飛呢？絕對不會的！世界上決沒有人心想要怎樣便怎樣的如意事，只有經過物質力量才可能推動物質運動，單單精神作用是什麼也推動不起來的。要木頭人戲的都是有血有肉的物質的人，我們從來也沒有見過無形無體的精靈鬼怪所要的木頭人戲，如有人說到這些事，那一定是巫神巫婆假造的鬼話。

但是，不管“靈魂不滅”的思想是怎樣幼稚而不合理，你如果對於物質的性質沒有正確的了解，你就不但不能駁倒這種思想，而且不知不觉就要被這種思想所征服。要避免這一個危險，最主要問題，就是你切不要被平常的粗率而錯誤的想法所束縛，也就是不要把物質看成不會變動的僵死的東西。你要承認，物質本身自己就會變化發展，世界上的一切千變萬化運動發展的現象，都是物質自己的變化，不需要任何物質之外的

神秘力量来推动。如果你的思想不是那样粗率，而是能够比较仔细一些看问题，那么，你就应该承认，就是木头石头，也并不是本身丝毫不能变化的，例如木头会腐朽，石头会风化，不过这种变化很缓慢，要经过较长的时间，表面上一下子看不出来罢了。

但是，仅仅笼统承认物质自己会变化发展，还是不够的。因为有人还要问，你所谓的变化发展，是怎样的一种变化发展？你对于这问题如果答复得不对，你也就不能把唯物论的世界观坚持下去。为什么呢？让我现在举出历史的事实来证明给你看。过去

有一种唯物论，叫做机械的唯物论。在欧洲，这种唯物论是从17世纪就流行起来，一直到18世纪末了，还在法国大大的发展。这种唯物论在那时是最进步的哲学思想，它曾经和宗教迷信思想坚决战斗过。它否认物质的变化发展是由物质以外的任何力量推动的结果，它认为一切变化发展的原因都是在物质本身内部可以找到，它认为物质和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就是一切变化发展的原因。这样，机械唯物论就把鬼神的支配作用从自己的世界观里驱逐出去。但是，这种唯物论思想就

是有一个缺点，它把物质的变化发展的性质看得太简单了。它认为世界上物质的变化在根本上说来就只是机械的变化，而机械的变化归根结底就是由于一种机械的力（如吸引力、向心力、离心力等）所引起的位置的变化（一件东西从这里移到那里）和数量的变化（一件东西增多了或减少了，集合了或分

散了),而说不上真正性质的变化(一种东西变为另外一种东西)。它认为世界上一切千变万化的现象,归根结底,都可以看做各种不同的位置变化和数量变化的表现。世界上不会有真正新的东西,世界的舞台上转来转去的都是一些老的角色。世界上如果出现了新的东西,照这种唯物论说来,这并不是真有新的东西出现,而是由于某种机械力的关系使原来隐藏在什么地方东西显露了出来,或者是原来分散的东西突然集中起来,我们以为以前没有这个东西,只是因为以前隐藏着或分散了,我们注意不到的缘故。好像军事上所谓的“化整为零”或“化零为整”的变化一样,一个军队“化零为整”,并不是由无到有,而是由分散到集中,“化整为零”也不是由有到无,而是由集中的大队伍化为分散的小队伍。机械唯物论就是这样把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变化发展,都归结为位置和数量的变化,也就是机械的变化。它认为只有机械的变化才是根本的变化、真实的变化,而其他的各种变化,例如新的东西的产生和旧的东西的消灭,都只是表面的现象,根本上还是位置和数量的变化的表现。

机械唯物论认为世界上一切物质的变化根本上只是简单的机械变化,它们把各种物质和物质中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也一概还原为一些很简单的机械的关系和作用,如相互推动、吸引、冲突、摩擦之类。机械唯物论认为这些关系和作用才是物质中间的真实关系和作用,而其他的一切关系和作用,如社会现象、人的身体上的生理变化等等,都是表面的,而且归根结底,都可以用这一些机械的作用和关系来解释,都可以看做是机械的关系和作用所引起的结果。有一个法国唯物论者叫做拉美特利的,甚至于写了一本书,名叫《人就是机械》,这本书就是用机械的关系和作用来解释人的身体的生理现象。